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三十三四

詳校官中書臣劉源溥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三十三

婦女部一

賢明

女子 晏子景公有所愛槐令吏謹守之植木懸之下令曰犯槐者刑傷之者死有不聞令醉而犯之者吏拘之且加罪焉其子往辭晏子之家託曰｜｜之民賤妾請有道於相國不勝其欲願得充數乎下陳晏子聞之笑曰嬰其淫於色乎何為老而見奔雖然是必有故令內之｜｜入門晏子望見之曰怪哉有深憂進而問焉曰所憂何也對曰君樹槐懸令犯之者刑傷之者死妾父不仁不聞令醉而犯之吏將加罪焉妾

聞之勇士不以衆彊淩孤獨明惠之君不拂是以行其所欲此譬之猶自治魚鱉者也去其腥臊者而已今君出令於民苟可灋於國而善益於後世則父死亦當矣妾為之收亦宜矣甚乎今之令不然以樹木之故罪法妾父妾恐其傷察吏之法而害明君之義也鄰國聞之皆謂吾君愛樹而賤人其可乎願相國察妾言以裁犯禁者晏子曰甚矣吾將為子言之於君使人送之歸明日早朝而復於公公令趣罷守槐之役拔置縣之木廢傷槐之法出犯槐之囚

仲父治外夫人治內

呂氏春秋齊桓公合諸侯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於衛無故子曷為請對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彊有伐國之志也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慙色臣是以知之君曰善｜｜｜｜｜｜｜｜寡人知終

不為諸侯笑矣桓公之所以匿者不言也今管子乃以容貌音聲夫人乃以行步氣志桓公雖不言若暗夜而燭燎也

以行步氣志見上

女重||淮南子古者人醇工龐商樸||注女重貞正無邪也

君子能勞後世有繼國語季康子問於公父文伯之母曰主亦有以語肥也對曰吾能老而已何以語子康子曰雖然肥願有聞於主對曰吾聞之先姑曰||||||||子夏聞之曰善哉商聞之曰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之不幸夫婦學於舅姑者也

寢門之內治其業國語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與之言弗應從之及寢門弗應而入康子辭於朝而入見曰肥也不得聞命無乃罪乎曰子弗聞乎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婦人||||焉上下同之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皆非吾所敢言也

別

於男女之禮國語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康子往焉闔門與之言皆不踰閾祭悼子康子與焉酢不受徹俎不宴宗不具不繹繹不盡飫則退仲尼聞之以為｜｜｜｜｜矣微而昭國語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饗其宗老而為賦綠衣之三章老請守龜卜室之族師亥聞之曰善哉男女之饗不及宗臣宗室之謀不過宗人謀而不犯｜｜｜矣詩所以合意歌所以詠詩也今詩以合室歌以詠之度於法矣欲明其子之令德國語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夭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共先祀者請無瘠色無洵涕無掐膺無憂容有降服無加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仲尼聞之曰女知莫如婦男知莫如夫公父氏之婦知也夫｜｜｜｜｜｜｜｜也女知莫如婦上見觀晉公子從者皆國相國語過曹曹共公亦不禮焉聞

其骿脇欲觀其狀止其舍諜其將浴設微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言於負羈曰吾｜｜｜賢人也其｜｜｜｜｜也以相一人必得晉國得晉國而討無禮曹其首誅也子盍蚤自貳焉僖負羈餽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

亟索士憖庇州犁 國語伯宗朝以喜歸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曰吾言於朝諸大夫皆謂我知似陽子對曰陽子華而不實主言而無謀是以難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之曰諾既飲其妻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不能戴其上久矣難必及子子盍｜｜｜｜｜｜焉得畢陽及欒弗忌之難諸大夫害伯宗將謀而殺之畢陽實送州犁於荊

徹其環瑱至老不嫁 戰國策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威后問使者曰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胡為至今不朝也

椎王連環 戰國策秦昭王嘗遣使者遺君王后玉連

環曰齊多智而解此環不君王后以示羣臣羣臣不知解君王后引錐椎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

暴得大名不祥　史記項羽紀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中素信謹稱為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彊立嬰為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便為王異軍蒼頭特起陳嬰母謂嬰曰自我為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今丨丨丨丨丨丨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為王

緹縈上書　史記漢文帝紀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詔獄逮徙繫長安太倉公無男有女五人太倉公將行會逮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有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丨丨自傷泣乃隨其父至長安丨丨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復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没入為官婢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天子憐悲其意乃下

詔除肉刑

謹事漢王毋以老妾持二心

史記陳丞相世家王陵者故沛人始為縣豪高祖微時兄事陵及漢王之還攻項籍陵乃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為老妾語陵丨丨丨漢王長者也丨丨丨故丨丨丨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烹陵母

括不可使將

史記趙奢傳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即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丨丨丨丨丨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為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為何如其

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毋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即有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

哀王孫而進食　史記淮陰侯傳信釣於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豈望報乎

輒問有所平反活幾何人　漢書雋不疑傳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不疑||||||||即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為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亡所出母怒為之不食

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耶　漢書王章傳初章為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決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卬乃反涕泣何鄙也後章仕宦歷位及為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章曰非女子所知也書遂上果下廷尉

獄妻子皆收繫章小女年可十二夜起號哭曰平生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明日問之章果死妻子皆徙合浦

王章小女 見上

萬石嚴嫗 漢書嚴延年傳初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雒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閉閤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閤下良久母乃見之因數責延年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愛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刑殺人欲以立威豈為民父母意哉延年服罪重頓首謝因自為母御歸府舍母畢正臘謂延年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女東歸埽除墓地耳遂去歸郡見昆弟宗人復為言之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知其母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材至大官東海號曰丨丨丨丨

東海莫不賢知其母 見上

倢伃辭輦 漢書外戚傳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倢伃同輦載倢伃辭曰觀古圖

晝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迺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倢伃

誦詩窈窕德象女師之篇 漢書外戚傳倢伃丨丨及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每進見上疏依則古禮注師古曰詩謂關雎以下也窈窕德象女師之篇皆古箴戒之書也故傳云誦詩及窈窕以下諸篇明詩外別有此篇耳而說者便謂窈窕以下等即是詩篇蓋失之矣

直前當熊 漢書外戚傳建昭中上幸虎圈鬬獸後宮皆坐熊佚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傅昭儀等皆驚走馮倢伃丨丨丨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人情驚懼何故當前馮倢伃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元帝嗟嘆以此倍敬重焉

嬰母知廢陵母知興 漢書敘傳窮達有命吉凶由人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聆呱刻石 漢書敘傳妣丨丨而丨丨兮注應劭曰妣叔向之母也石丨叔向之子也聽其啼

聲刻知其後必滅羊舌氏

訓以臨民之政 後漢書崔寔傳母有母儀淑德博覽書傳初寔在五原常｜｜｜｜｜寔之善績母有其助焉

慎無一言加於梁氏 後漢書李燮傳初固旣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歸鄉里時燮年十三姊文姬為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見二兄歸具知事本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自太公已來積德累仁何以遇此密與二兄謀豫藏匿燮託言還京師人咸信之有頃難作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害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內令燮名姓為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為異人陰相往來燮從受學酒家異之意非恒人以女妻燮燮專精經學十餘年間梁冀旣誅而災眚屢見明年史官上言宜有赦令又當存錄大臣冤死者子孫於是大赦天下幷求固後嗣燮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厚遣之皆

不受遂還鄉里追服姊弟相見悲感傍人旣而戒㸑曰先公正直為漢忠臣而遇朝廷傾亂梁冀肆虐令吾宗祖血食將絶今幸弟而得濟豈非天邪宜杜絶衆人勿妄往來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惟引咎而已㸑謹從其誨

隱者之風　後漢書戴良傳初良五女並賢每有求姻輒便許嫁疎裳布被竹笥木屐以遣之五女能遵其訓皆有丨丨丨丨焉

焉敢忘挽鹿車　後漢書鮑宣妻傳勃海鮑宣妻者桓氏之女也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旣奉承君子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宣哀帝時官至司隸校尉子永中興初為魯郡太守永子昱從容問少君曰太夫人寧

復識挽鹿車時不對曰先姑有言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吾焉敢忘乎

四行 後漢書曹世叔妻傳女有丨丨

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夫云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工巧過人也清閒貞靜守節整齊行已有耻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於人是謂婦言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

曲從 後漢書曹世叔妻傳姑云不爾而是固宜從令姑爾而非猶宜順勿得違戾是非爭分曲直此則所謂丨丨矣

引刀趨機 後漢書樂羊子妻傳河南樂羊子之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況拾遺求利以汚其行乎羊子大慙乃捐金於野而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跪問其故

羊子曰父行懷思無它異也妻乃丨丨丨丨而言曰此機生自蠶繭成於機杼一絲而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織也則捐失成功稽廢時月夫子積學當日知其所亡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復還終業遂七年不返妻嘗躬勤養姑又遠饋羊子

對雞不餐　後漢書樂羊子妻傳嘗有它舍雞謬入園中姑盜殺而食之妻丨丨丨丨而泣姑怪問其故妻曰自傷居貧使食有它肉姑竟棄之

以義相導　後漢書陳文矩妻傳漢中陳文矩妻者同郡李法之姊也字穆姜有二男而前妻四子文矩為安衆令喪於官四子以母非所生憎毀日積而穆姜慈愛溫仁撫字益隆衣食資供皆兼倍所生或謂母曰四子不孝甚矣何不別居以遠之對曰吾方丨丨丨丨使其自遷善也及前妻長子興遇疾困篤母惻隱自然親調藥膳恩情篤密興疾久乃瘳於是呼三弟謂曰繼母慈仁出自天愛吾兄弟不識恩養禽獸其心

雖母道益隆我曹過惡亦已深矣遂將三弟詣南鄭獄陳母之德狀已之過乞就刑辟縣言之於郡郡守表異其母蠲除家傜遣散四子許以脩革自後訓導愈明並為良士

端操有蹤幽閑有容 後漢書列女傳贊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區明風烈昭我管彤

母預兒事 魏志許允傳注魏氏春秋曰允後為景王所誅門生走入告其婦婦正在機神色不變曰早知爾耳門生欲藏其子婦曰丨丨諸丨丨後移居墓所景王使鍾會看之若才藝德能及父當收兒以語母母答汝等雖佳才具不多率胸懷與會語便自無憂不須極哀會止便止又可多少問朝事兒從之會反命具以狀對卒免其禍皆母之力也

作厚褥大被 吳志三嗣主傳注吳錄曰孟仁少從南陽李肅學其母為丨丨丨丨丨或問其故母曰小兒無德致客故其為廣被庶可得與氣類接也

僑井 吳志妃嬪傳注會稽典錄曰孫策功曹魏騰以迕意見譴將殺之士

大夫憂恐計無所出夫人乃丨大丨而謂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當優賢禮士捨過録功覩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中耳策大驚遽釋騰

追罵成濟

晉書賈充傳初充母柳見古今重節義竟不知充與成濟事以濟不忠數追罵之侍者聞之無不竊笑

目

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

晉書皇甫謐傳出後叔父徙居新安年二十不好學游蕩無度或以為癡嘗得瓜果輒進所後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不為孝汝今年餘二十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因歎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卜鄰教有所闕何爾魯鈍之甚也修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受書勤力不怠

截髪

晉書陶侃傳侃早孤貧為縣吏鄱陽孝廉范逵嘗過侃時倉卒無以待賓其母乃丨丨得雙髮以易酒肴樂飲極歡

雖僕從亦過所望

夫人城 晉書朱序傳初苻丕之來攻也序母韓自登城履行謂西北角當先受弊遂領百餘婢并城中女丁於其角斜築城二十餘丈賊攻西北角果潰衆固守新築城丕遂引退襄陽人謂此城為｜｜｜

禮儀法度為中表所則 晉書王渾妻鍾氏傳王渾妻鍾氏字琰潁川人魏太傅繇曾孫也父徽黃門郎琰數歲能屬文及長聰慧弘雅博覽記籍美容止善嘯詠｜｜｜｜｜｜｜｜

｜鍾禮郝法 晉書王渾妻鍾氏傳渾弟湛妻郝氏亦有德行琰雖貴門與郝雅相親重郝不以賤下琰琰不以貴陵郝時人稱｜夫人之｜｜夫人之｜云

三不舉子 晉書鄭休妻石氏傳少有德操年十餘歲鄉邑稱之既歸鄭氏為九族所重休前妻女既幼又休父布臨終有庶子沈生命棄之石氏曰奈何使舅之胤不存乎遂養沈及前妻女力不兼舉九年之中｜｜｜｜

使交結勝己 晉書陶侃母湛

氏傳初侃父丹聘為妾生侃而陶氏貧賤湛氏每紡績資給之丨丨丨丨丨侃少為尋陽縣吏嘗監魚梁以一蚶鮓遺母湛氏封鮓及書責侃曰爾為吏以官物遺我非唯不能益吾乃以增吾憂矣

封鮓見上

負

父書

晉書韋逞母宋氏傳家世以儒學稱宋氏幼喪母其父躬自養之及長授以周官音義謂之曰吾家世學周官傳業相繼此又周公所制經紀典誥百官品物備於此矣吾今無男可傳汝可受之勿令絕世屬天下喪亂宋氏諷誦不輟其後為石季龍徙之於山東宋氏與夫在徙中推鹿車背丨丨所授丨到冀州依膠東富人程安壽壽養護之逞時年少宋氏晝則樵採夜則教逞然紡績無廢壽每歎曰學家多士大夫得無是乎逞遂學成名立仕苻堅為太常堅常幸其太學問博士經典乃憫禮樂遺闕時博士盧壼對曰廢學既久書傳零落比年綴撰正經粗集唯周官禮注未有其師竊見太常韋逞母宋氏世學家女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今

年八十視聽無闕自非此母無可以傳授後生於是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幔而受業號宋氏為宣文君賜侍婢十人周官學復行於世時稱韋氏宋母焉

就家立講堂見上**隔絳紗幔受業**見上**宣文君**見上**生子皆以孔爲名**宋書顧琛傳琛母孔氏時年百餘歲晉安帝隆安初琅邪王歆於吳中為亂以女為貞烈將軍悉以女人為官屬以孔氏為司馬及孫恩亂後東土飢荒人相食孔氏散家糧以賑邑里得活者甚衆｜｜｜｜｜焉

聰明有訓識齊書虞玩之傳憲盧江人也以强學見知母鎮北長史王數之女｜｜｜｜｜按憲何憲

教書學齊書王融傳父道琰盧陵內史母臨川太守謝惠宣女惇敏婦人也｜融｜｜｜

詣鄉里自責齊書韓靈敏傳晉陵吳康之妻趙氏父亡弟幼值歲飢母老病篤趙｜｜｜｜言辭哀切鄉里憐之人人分升米相救遂得以免嫁康之少

時夫亡家欲更
嫁誓死不貳
相率採菱蓴　齊書韓靈敏傳會稽人陳氏有三女無男祖父母年八九十老耄無所知父篤癃病母不安其室值歲飢三女||於西湖|||更日至市貨賣未嘗虧怠鄉里稱為義門多欲娶為婦長女自傷煢獨誓不肯行

女師　梁書太宗王皇后紀太宗簡皇后王氏諱靈賓琅邪臨沂人也祖儉太尉南昌文憲公后幼而柔明淑德叔父暕見之曰吾家||也

貧賤家兒忽得富貴詎可久保　梁書鄧元起傳元起初為益州過江陵迎其母母事道方居館不肯出元起拜請同行母曰||||||||||||||我寧死不能與汝共入禍敗

不隨子入官府　梁書張緬傳緬母劉氏以父沒家貧葬禮有闕遂終身不居正室|||||緬在郡所得祿俸不敢用乃至妻子不易衣裳及還都並供其母賑贍親屬雖累載所畜一朝隨盡緬私室常闃然如貧素者

智

深先覺 陳書駱牙傳梁太清末世祖嘗避地臨安牙母陵覩世祖儀表知非常人賓侍甚厚及世祖為吳興太守引牙為將帥論牙母||||符柏谷之禮

女表 南史蕭矯妻羊傳時有羊緝之女佩任者烏程人隨母還舅氏母亡晝夜號哭不飲食三日而亡鄉里號曰||

光益家道 魏書宗室嘉傳嘉後妃宜都王穆壽孫女司空從妹也聰明婦人及為嘉妃多所匡贊||||

有婦德 魏書陸琇傳琇字伯琳叡第五子母赫連氏身長七尺九寸甚|||

高明婦人 魏書李孝伯傳孝伯妻崔賾女|||||生一子元顯

豈令此女屈事卑族 魏書崔巨倫傳初巨倫有姊明惠有才行因患眇一目內外親類莫有求者其家議欲下嫁之巨倫姑趙國李叔胤之妻高明慈篤聞而悲感曰吾兄盛德不幸早世||||||乃為子翼納之時人歎其義崔氏與翼書詩數十首辭理可觀

非

衣帽不見 魏書裴叔業傳植母夏侯道遷之姊也性甚剛峻於諸子皆如嚴君長成之後｜｜｜｜小有罪過必束帶伏閤經五三日乃引見之督以嚴訓

教勸諸子從師受業 魏書高謙之傳謙之妻中山張氏明識婦人也｜｜｜｜｜｜常誡之曰自我為汝家婦未見汝父一日不讀書汝等宜各脩勤勿替先業

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 魏書姚氏婦楊氏傳姚氏婦楊氏者閹人苻承祖姨也家貧無產業及承祖為文明太后所寵貴親姻皆求利潤唯楊獨不欲常謂其姊曰｜｜｜｜｜｜｜｜｜｜｜｜｜｜｜｜姊每遺其衣服多不受彊與之則云我夫家世貧好衣美服則使人不安與之奴婢則云我家無食不能供給終不肯受常著破衣自執勞事時受其衣服多不著密埋之設有著者污之而後服承祖每見其寒悴深恨其母謂不供給之乃啟其母曰今承祖一身何所

乏少而使姨如是母具以語之承祖乃遣人乘車往迎之則厲志不起遣人彊舁於車上則大哭言爾欲殺我也由是苻家內外皆號為癡姨及承祖敗有司執其二姨至殿庭一姨致法以姚氏婦衣裳敝陋特免其罪其識機雖呂嬃亦不過也

不以華飾為意

魏書王椿傳椿妻鉅鹿魏悅之次女明達有遠操多識往行前言隨夫在華州兄子建在洛遇患聞而星夜馳赴膚容虧損親類歎尚之介朱榮妻北鄉郡長公主深所禮敬永安中詔以為南和縣君內足于財丨丨丨丨丨丨撫兄子妝情同己子存拯親類所在周洽椿名位終始魏有力焉元象中卒贈鉅鹿郡君

肅若嚴君

魏書王琚傳蓋海襲祖琚爵初琚年七十餘賜得世祖時宮人郭氏本鍾離人明嚴有母德內外婦孫百口奉之丨丨丨丨丨家內以治蓋海官至青州樂陵太守

我事三代主唯用一好心

隋書譙國夫人傳譙國夫人者高涼洗氏之女也世

為南越首領跨據山洞部落十餘萬家夫人幼賢明多籌略在父母家撫循部衆能行軍用師壓服諸越每勸親族為善由是信義結於本鄉越人之俗好相攻擊夫人兄南梁州刺史挺恃其富强侵掠傍郡嶺表苦之夫人多所規諫由是怨隙止息海南儋耳歸附者千餘洞梁大同初羅州刺史馮融聞夫人有志行為其子高涼太守寶聘以為妻融本北燕苗裔初馮宏之投高麗也遣融大父業以三百人浮海歸宋因留於新會自業及融三世為守牧他鄉羈旅號令不行至是夫人誡約本宗使從民禮每共寶參決辭訟首領有犯法者雖是親族無所舍縱自此政令有序人莫敢違遇侯景反廣州都督蕭勃徵兵援臺高州刺史李遷仕據大臯口遣召寶寶欲往夫人止之曰刺史無故不合召太守必欲詐君共為反耳寶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刺史被召援臺乃稱有疾鑄兵聚衆而後喚君今者若往必留質追君兵衆此意可見願且無行以觀其勢數日遷仕果反遣主

帥杜平之率兵入瀧石賓知之遽告夫人曰平之驍將也領兵入瀧石即與官兵相拒勢未得還遷仕在州無能為也若君自往必有戰鬬宜遣使詐之卑辭厚禮云身未敢出欲遣婦往參彼聞之喜必無防慮於是我將千餘人步擔雜物唱言輸賧得至柵下賊必可圖寶從之遷仕果大喜覘夫人衆皆擔物不設備夫人擊之大捷遷仕遂走保於寧都夫人總兵與長城侯陳霸先會于灨石還謂寶曰陳都督大可畏極得衆心我觀此人必能平賊君宜厚資之及寶卒嶺表大亂夫人懷集百越數州晏然至陳永定二年其子僕年九歲遣帥諸首領朝於丹陽起家拜陽春郡守後廣州刺史歐陽紇謀反召僕至高安誘與為亂僕遣使歸告夫人夫人曰我為忠貞經今兩代不能惜汝輒負國家遂發兵拒境帥百越酋長迎章昭達內外偪之紇徒潰散僕以夫人之功封信都侯加平越中郎將轉石龍太守詔使持節冊夫人為中郎將石龍太夫人賫繡幰油絡駟馬安車一

乘給鼓吹一部并麾幢旌節其鹵簿一如刺史之儀至德中僕卒後遇陳國亡嶺南未有所附數郡共奉夫人號為聖母保境安民高祖遣總管韋洸安撫嶺外陳將徐瑒以南康拒守洸至嶺下逡巡不敢進初夫人以扶南犀杖獻於陳主至此晉王廣遣陳主遺夫人書諭以國亡令其歸化并以犀杖及兵符為信夫人見杖驗知陳亡集首領數千盡日慟哭遣其孫魂帥衆迎洸入至廣州嶺南悉定表魂為儀同三司册夫人為宋康郡夫人未幾番禺人王仲宣反首領皆應之圍洸於州城進兵屯衡嶺夫人遣孫暄帥師救洸暄與逆黨陳佛智素相友善故遲留不進夫人知之大怒遣使執暄繫於州獄又遣孫盎出討佛智戰尅斬之進兵至南海與鹿愿軍會共敗仲宣夫人親被甲乘介馬張錦傘領彀騎衛詔使裴矩廵撫諸州其蒼梧首領陳坦岡州馮岑翁梁化鄧馬頭藤州李光略羅州龎靖等皆來參謁還令統其部落嶺表遂定高祖異之拜盎為高州刺史仍赦出

暄拜羅州刺史追贈寶為廣州總管譙國公册夫人為譙國夫人以宋康邑迴授僕妾洗氏仍開譙國夫人幕府置長史以下官屬給印章聽發部落六州兵馬若有機急便宜行事降勅書曰朕撫育蒼生情均父母欲使率土清淨兆庶安樂而王仲宣等輒相聚結擾亂彼民所以遣往誅翦為百姓除害夫人情在奉國深識正理遂令孫盎斬獲佛智竟破羣賊甚有大功今賜夫人物五千段暄不進愆誠合罪責以夫人立此誠效故特原免夫人宜訓導子孫敦崇禮教遵奉朝化以副朕心皇后以首飾及宴服一襲賜之夫人並盛於金篋并梁陳賜物各藏於一庫每歲時大會皆陳於庭以示子孫曰汝等宜盡赤心向天子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今賜物俱存此忠孝之報也願汝皆思念之時番州總管趙訥貪虐諸俚獠多有亡叛夫人遣長史張融上封事論安撫之宜并言訥罪狀不可以招懷遠人上遣推訥得其贓賄竟致於法降勅委夫人招慰亡叛夫人親載詔

書自稱使者歷十餘州宣述上意諭諸俚獠所至皆降
高祖嘉之賜夫人臨振縣湯沐邑一千五百户贈僕為
崖州總管平原郡公仁壽初卒　隋
賻物一千叚謚為誠敬夫人　坐胡牀於障後察之書
鄭善果母傳善果以父死王事年數歲拜使持節大將
軍襲爵開封縣公邑一千户開皇初進封武德郡公年
十四授沂州刺史轉景州刺史尋為魯郡太守母性賢
明有節操博涉書史通曉治方每善果出聽事母恒｜
｜｜｜｜｜｜｜聞其剖斷合理歸則大悅即賜之坐
相對談笑若行事不允或妄瞋怒母乃還堂蒙被而泣
終日不食善果伏於牀前亦不敢起母方起謂之曰吾
非怒汝乃愧汝家耳吾為汝家婦獲奉灑掃知汝先君
忠勤之士也在官清恪未嘗問私以身徇國繼之以死
吾亦望汝副其此心汝既年小而孤吾寡婦耳有慈無
威使汝不知禮訓何可負荷忠臣之業乎汝自童子承
襲茅土位至方伯豈汝身致之邪安可不思此事而妄

加瞋怒心緣驕樂墮於公政內則墮爾家風或亡失官爵外則虧天子之法以取罪戾吾死之日亦何面目見汝先人於地下乎母恒自紡績夜分而寐善果曰兒封侯開國位居三品秩俸幸足母何自勤如是耶答曰嗚呼汝年已長吾謂汝知天下之理今聞此言故猶未也至於公事何由濟乎今此秩俸乃是天子報爾先人之徇命也當須散贍六姻為先君之惠妻子奈何獨擅其利以為富貴哉又絲枲紡織婦人之務上自王后下至大夫士妻各有所製若墮業者是為驕逸吾雖不知禮其可自敗名乎

散贍六姻爲先君之惠見上

二客公輔才 唐書王珪傳始隱居時與房元齡杜如晦善母李嘗曰而必貴然未知所與游者何如人而試與偕來會元齡等過其家李窺大驚勅具酒食歡盡日喜曰｜｜｜｜｜汝貴不疑

升堂乳姑 唐書柳玭傳昭國里崔山南琯子孫之盛仕族罕比山南曾祖母長孫夫人年高無齒祖

母唐夫人事姑孝每旦櫛縰笄拜堦下｜｜｜長孫不粒食者數年一日病言無以報吾婦冀子孫皆得如婦孝

歲寒松柏

唐書鄭義宗妻盧傳事舅姑恭順夜有盜持兵劫其家人皆竄匿惟姑不能去盧冒刃立姑側為賊捽捶幾死賊去人問何為不懼答曰鄰里急難尚相赴況姑可委棄耶若百有一危我不得獨生姑曰｜｜然後知｜｜｜後凋吾乃今見婦之心

青裙押佃

五代史楚世家周行逢性勇敢果於殺戮民過無大小皆死夫人嚴氏諫曰人情有善惡安得一槩殺之乎行逢怒曰此外事婦人何知嚴氏不悅給曰家田佃戶以公貴頗不力農多恃勢以侵民請往視之至則營居以老歲時衣｜｜｜｜戶送租入城行逢強邀之卒無留意

畫荻

宋史歐陽修傳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自誓親誨之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

日易十錢使從學

宋史賈易傳七歲而孤母彭以紡績自給｜｜｜｜｜｜

搜虎

尾｜宋史童八娘傳虎銜其大母女手｜｜祈以身代虎為釋其大母銜女以去｜

笑虞丘 劉向新序

樊姬楚國之夫人也楚莊王罷朝而晏問其故莊王曰今旦與賢相語不知日之晏也樊姬曰賢相為誰王曰為虞丘子樊姬掩口而笑王問其故曰妾幸得執巾櫛以侍王非不欲專貴擅愛也以為傷王之義故所進與妾同位者數人矣今虞丘子為相數十年未嘗進一賢知而不進是不忠也不知是不智也安得為賢明日朝王以樊姬之言告虞丘子虞丘子稽首曰如樊姬之言於是辭位而進孫叔敖孫叔敖相楚莊王卒以霸樊姬與有力焉

持節行義 劉向列女傳魯義姑姊者魯野之婦人也齊攻魯至郊望見一婦人抱一兒攜一兒而行軍且及之棄其所抱抱其所攜而走於山兒隨而啼婦人遂行不顧齊將乃追之問所抱者誰也所棄者誰也對曰所抱者妾兄之子也所棄者妾之子也見軍之至力不能兩護故棄妾之子齊將曰子之於母

其親愛也痛甚於心今釋之而反抱兄之子何也婦人曰己之子私愛也兄之子公義也子雖痛乎獨謂義何故忍棄子而行義不能無義而視魯國齊將按兵而止使人言於齊君曰魯未可伐也乃至于境山澤之婦人耳猶知丨丨丨丨不以私害公況於朝臣士大夫乎請還齊君許之魯君聞之賜婦人束帛百端號曰義姑姊

門外車跡何深也 皇甫謐高士傳楚王聞陸通賢遣使者持金百鎰車馬二駟往聘通曰王使請先生治江南通笑而不應使者去妻從市來曰先生少而為義豈老違之哉丨丨丨丨丨丨丨妾聞義士非禮不動妾事先生躬耕以自食親織以為衣食飽衣暖共樂自足矣不如去之

引咎感姑 常璩華陽國志禮修趙嵩妻張氏女也姑酷惡無道遇之不以禮修終無慍色及寧父母父母問之但引咎不道姑卒感悟更慈愛之鄉人相訓曰作婦不當如趙伯高婦乎使惡姑知變可為婦師矣

患無德義不患

不富 習鑿齒襄陽耆舊傳吳李衡字叔平襄陽人習竺以女英習配之漢末為丹陽太守衡每欲治家事英習不聽後密遣客十人往武陵就陽泛州上作宅種橘千株臨死敕兒曰汝母每怒吾治家事故窮如是然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食歲上匹絹亦當足用爾衡既亡後二十餘日兒以白英習曰此當是種柑也汝家失十客來七八年必汝父遣為宅汝父恒稱太史公言江陵千樹橘當封君家吾答曰士｜｜｜｜｜｜｜｜若貴而能貧方好爾用此何為

作粟粥待 劉義慶世說許允為吏部郎多用其鄉里魏明帝遣虎賁收之其婦出誡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既至帝覈問之允對曰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陛下撿校為稱職與不若不稱職臣受其罪既撿校皆官得其人於是乃釋允衣服敗壞詔賜新衣初允被收舉家號哭阮新婦自若曰勿憂尋還｜｜｜｜｜頃之允至

月織絹一匹示不忘本 趙璘

因話錄元佐貴為相其母｜｜｜｜｜｜｜｜｜每觀元佐視事見邑令走階下退必語元佐吾向見長官白事卑敬不覺恐悚思乃父為吏本縣時常畏長官汗慄今爾當廳據案待之其何安焉因諭以朝廷恩寄之重須務捐軀故元佐始終不失臣節

掩錢

劉宗遠金華子雜編李景讓尚書少孤貧夫人王氏性嚴重明斷近代貴族母之賢無及之者孀居東雒諸子尚幼家本清素日用尤乏嘗值霖雨且久其宅院內古牆夜塌隤僮僕修築次忽見一槽船實以散錢婢僕等當困窶之際喜其有獲相率奔告於堂前夫人聞之誡僮僕曰切不得輒取俟吾來視之而後發既到命取酒酹之曰吾聞不勤而獲猶身為災士君子所慎者非宜得之也我何堪焉若天實以先君餘慶憫及未亡人當令此諸孤學問成立他日為俸錢賚吾門此未敢覩乃令亟掩如故其後諸子景讓景溫景莊皆進士擢第並有重名位至方岳讓最剛直奏彈無所避為御史大夫宰相

宅有看街樓子皆封泥之懼其糾劾也

姨止一子不欲令事女主 杜荀鶴松窗雜記狄梁公為相有姨盧氏居午橋南別墅姨生一子未嘗來都城公因休沐候姨安否因問表弟有何樂願悉力從其欲姨曰相國自貴耳｜｜有｜｜｜｜｜｜｜｜公大慚而退

安能事賣絹牙郎 孫光憲北夢瑣言唐郴僕射仲賢鎮鄴城有一婢失意將婢於城都鬻之蓋巨源使君乃西川大校累典大郡宅在苦竹溪女儈具以柳婢言導蓋公欲之乃取歸其家女工之具悉隨之日夕賞其巧技或一日蓋公臨街窺窗柳婢在侍通衢有鬻綾羅者從窗下過召俾就宅蓋公於束縑內選擇邊幅舒卷揲之第其厚薄酬酢可否柳婢失色而仆似中風恙命扶之而去一無言語但令輿還女儈家翌日而瘳詰其所苦青衣曰某雖賤人曽為柳家細婢死則死矣｜｜｜｜｜｜｜乎蜀都聞之皆嗟歎也

一城獲全 沈括夢溪筆談王延

政據建州令大將章某守建州城嘗遣部將剌事於軍前後期當斬惜其材未有以處歸語其妻其妻連氏有賢智私使人謂部將曰汝法當死急逃乃免與之銀數十兩曰徑行無顧家也部將得以潛去投江南李主以隷查文徽麾下文徽攻延政部將適主是役城將陷先喻城中能全連氏一門者有重賞連氏使人謂之曰建民無罪將軍幸赦之妾夫婦罪當死不敢圖生若將軍不釋建民妾願先百姓死誓不獨生也詞氣感慨發於至誠不得已為之戢兵而入｜｜｜｜至今章氏以家為建安大族官至卿相者接踵皆連氏之後也

財十萬緡免下户之輸　何遷春渚紀聞宣和間朝廷收復燕雲即科郡縣數率等第出錢增免夫錢海州懐仁縣楊六秀才妻劉氏夫死獨與一子俱而家素饒於財聞官司督率嚴促而貧下户艱於輸納即請於縣乞｜｜｜｜｜｜以｜｜｜｜｜縣令欣然從之調夫輩運數日盡空其庫藏者七間因而

掃治設佛供三晝夜既畢明旦視之則屋間之錢已復堆垛盈滿數之正十萬緡而皆用紅麻為貫每五緡作一辮辮首必有一小木牌上書麻青二字觀者驚異莫知其然或有釋之者曰始聞青州麻員外家至富號麻十萬家豈非神運其錢至此耶劉氏因密令人往青州踪跡之果有州民麻氏其富三世自其祖以錢十萬鎮庫而未嘗用也一夕失之不知所往劉氏即專人致慇勤於麻氏請具舟車復歸此錢麻驚嗟久之而遣介委曲附謝云吾家福退錢歸有德出于天授今復往取違天理而非人情不敢祇領也劉氏知其不可曰我既誠輸此錢以助國用豈當更有之即散施貧民及助修佛道觀宇一錢不留於家家益富云

索火焚帖

李元綱厚德錄慶歷三年有李京者為小官吳鼎臣在侍從二人相與通家一日京薦其友人于鼎臣求聞達於朝廷鼎臣即繳其書奏之京坐貶官未行京妻謁鼎臣妻相別鼎臣妻慙不出京妻立廳事召鼎臣幹僕語

之曰我來旣爲往還之久欲求一别亦爲乃公常有數帖與吾夫禱私事恐汝家終以爲疑索火焚之而去

節烈

刺笄 呂氏春秋趙簡子病召太子而告之曰我死已葬服衰而上夏屋之山以望太子敬諾簡子死已葬服衰召大臣而告之曰願登夏屋以望大臣皆諫曰登夏屋以望是遊也服衰以遊不可襄子曰此先君之命也寡人弗敢廢羣臣敬諾襄子上於夏屋以望代俗其樂甚美於是襄子曰先君必以此教之也及歸慮所以取代乃先善之代君好色請以其弟姊妻之代君許諾弟姊已往所以善代者乃萬故馬郡宜馬代君以善馬奉襄子襄子謁於代君而請觴之馬郡盡先令舞者置兵其羽中數百人先具大金斗代君至酒酣反斗而擊之一成腦塗地舞者操兵以鬬盡殺其從者因以代君之車迎其妻其妻道聞之狀磨笄以自刺故趙氏至今

有丨丨之證與反斗之號

不避葅醢之誅戰國策韓取聶政屍暴於市縣購之千金久之莫知誰政姊嫈聞之曰吾弟至賢不可愛妾之軀滅吾弟之名非弟意也乃之韓視之曰勇哉氣矜之隆是其軼賁育高成荊矣今死而無名父母既歿矣兄弟無有此為我故也夫愛身不揚弟之名吾不忍也乃抱屍而哭之曰此吾弟軹深井里聶政也亦自殺於屍下晉楚齊衛聞之曰非獨聶政之能乃其姊者烈女也聶政之所以名施於後世者其姊丨丨丨丨丨丨以揚其名也

非獨聶政之能乃其姊者烈女見上

築女懷清臺史記貨殖傳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為貞婦而客之為丨丨丨丨丨

幽居守節漢書五行志魯莊公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董仲舒以為伯姬如宋五年宋恭公卒伯姬丨丨丨丨三十餘年又憂傷國家之患禍積陰生陽故火生災也

海曲呂

母後漢書劉盆子傳天鳳元年琅琊丨丨有丨丨者子為縣吏犯小罪宰論殺之呂母怨宰密聚客規以報仇母家素豐貲産數百萬乃益釀醇酒買刀劍衣服少年來酤者皆賒與之視其乏者輒假衣裳不問多少數年財用稍盡少年欲相與償之呂母垂泣曰所以厚諸君者非欲求利徒以縣宰不道枉殺吾子欲爲報怨耳諸君寧肯哀之乎少年壯其意又素受恩皆許諾其中勇士自號猛虎遂相聚得數十百人因與呂母入海中招合亡命衆至數千呂母自稱將軍引兵還攻破海曲執縣宰諸吏叩頭爲宰請母曰吾子犯小罪不當死而為宰所殺殺人當死又何請乎遂斬之以其首祭子冢復還海中

漆室女後漢書盧植傳注琴操曰魯丨丨丨倚柱悲吟而嘯鄰人見其心之不樂也進而問之曰有淫心欲嫁之念耶何吟之悲漆室女曰嗟乎嗟乎子無志不知人之甚也昔者楚人得罪於其君走逃吾東家馬逸蹈吾園葵使吾終年不厭菜吾西鄰人

失羊不還請吾兄追之霧濁水出使吾兄溺死終身無兄政之所致也吾憂國傷人心悲而嘯豈欲嫁哉自傷懷結而爲人所疑於是褰裳入山林之中見女貞之明木喟然歎息援琴而弦歌以女貞之辭自經而死

白之節 後漢書列女傳序詩書之言女德尚矣若夫賢妃助國君之政哲婦隆家人之道高士弘清淳之風貞女亮｜｜｜｜則其徽美未殊也而世典咸漏焉故自中興以後綜其成事述為列女篇

貞義 後漢書樂羊子妻傳盜欲有犯妻者乃先劫其姑妻聞操刀而出盜人曰釋汝刀從我者可全不從我者則殺汝姑妻仰天而歎舉刀刎頸而死盜亦不殺其姑太守聞之即捕殺賊盜而賜妻縑帛以禮葬之號曰｜｜

帷車以候讐家 後漢書龐涓母傳酒泉龐涓母者趙氏之女也字娥父為同縣人所殺而娥兄弟三人時俱病物故讐乃喜而自賀以為莫已報也娥陰懷感憤乃潛備刀兵常｜｜｜｜｜十餘年不能

得後遇於都亭刺殺之因詣縣自首曰父讐已報請就刑戮福禄長尹嘉義之解印欲與俱亡娥不肯去曰怨塞身死妾之明分結罪理獄君之常理何敢苟生以枉公法後遇赦得免州郡表其閭太常張奐嘉歎以束帛禮之

行義桓嫠　後漢書劉長卿妻傳沛劉長卿妻者同郡桓鸞之女也生一男五歲而長卿卒妻防遠嫌疑不肯歸寧兒年十五晚又夭殁妻慮不免乃豫刑其耳以自誓宗婦相與愍之共謂曰若家殊無它意假令有之猶可因姑姊妹以表其誠何貴義輕身之甚哉對曰昔我先君五更學為儒宗尊為帝師五更以來歷代不替男以忠孝顯女以貞順稱詩云無忝爾祖聿修厥德是以豫自刑翦以明我情沛相王吉上奏高行顯其門閭號曰｜｜｜｜縣邑有祀必膰焉

禮宗　後漢書皇甫規妻傳安定皇甫規妻者不知何氏女也規初喪室家後更娶之妻善屬文能艸書時為規答書記衆人怪其工及規卒時妻年猶盛而容色美後董

卓爲相國承其名聘以軿輜百乘馬二十匹奴婢錢帛充路妻乃輕服詣卓門跪自陳情辭甚酸愴卓使傅奴侍者悉拔刀圍之而謂曰孤之威教欲令四海風靡何有不行於一婦人乎妻知不免乃立罵卓曰君羌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邪妾之先人清德奕世皇甫氏文武上才為漢忠臣君親非其趣使走吏乎敢欲行非禮於爾君夫人邪卓乃引車庭中以其頭懸軛鞭撲交下妻謂持杖者曰何不重乎速盡為惠遂死車下後人圖畫號曰｜｜云

陰字未成

後漢書陰瑜妻傳南陽陰瑜妻者潁川荀爽之女也名采字女荀聰敏有才藝年十七適陰氏十九産一女而瑜卒采時尚豈少常慮為家所逼自防禦甚固後同郡郭奕喪妻爽以采許之因詐稱病篤召采既不得已而歸懷刃自誓爽令傳婢執奪其刃扶抱載之猶憂致憤激敕衞甚嚴女既到郭氏乃偽為歡悅之色謂左右曰我本立志與陰氏同穴而不免逼迫遂至於此素情不遂奈何乃命使建

四燈盛裝飾請奕入相見共談言辭不輟奕敬憚之遂不敢逼至曙而出采因敕令左右辦浴既入室而掩戶權令侍人避之以粉書扉上曰尸還陰||||懼有來者遂以布帶自縊左右覩之不為意比視已絕時人傷焉

代道持夜應對不失

後漢書盛道妻傳犍為盛道妻者同郡趙氏之女也字媛姜建安五年益部亂道聚衆起兵事敗夫妻執繫當死媛姜夜中告道曰法有常刑必無生望君可速潛逃建立門戶妾自留獄代君塞咎道依違未從媛姜便解道桎梏為齎糧貨子翔時年五歲使道攜持而走媛姜|||||度道已遠乃以實告吏應時見殺父子會赦得歸道感其義終身不娶焉

截耳斷鼻

魏書曹爽傳注列女傳爽從弟文叔妻譙郡夏侯文寧之女名令女文叔早死服闋自以年少無子恐家必嫁已乃斷髮以為信其後家果欲嫁之令女聞即復以刀|兩|居止常依爽及爽被誅曹氏盡死令女叔父上

書與曹氏絶婚强迎令女歸時文寧為梁相憐其少又曹氏無遺類冀其意沮遣微使人諷之令女歎且泣曰吾亦惟之許之是也家以為信防之少懈令女於是竊入寢室以刀丨丨蒙被而卧其母呼與語不應發被視之血流滿牀席舉家驚惶奔往視之莫不酸鼻

效死樓下

晉書石崇傳崇宴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今為爾得罪綠珠泣曰當丨丨丨於官前因自投丨丨

投梭

晉書謝鯤傳鄰家高氏女有美色鯤嘗挑之女丨丨折其兩齒

發家僮令助戰貿環珮為軍資

晉書虞潭母孫氏傳潭始自幼童便訓以忠義故得聲望允洽為朝廷所稱永嘉末潭為南康太守值杜弢構逆率衆討之孫氏勉潭以必死之義俱傾其資產以餽戰士潭遂克捷及蘇峻作亂潭時守吳興又假節征峻孫氏戒之曰吾聞忠臣出孝子之門汝當捨生取義勿以吾老為累也仍盡丨其丨丨丨隨潭丨丨丨其所服丨丨以丨丨丨率

部曲先登晉書張茂妻陸氏傳茂為吳郡太守被沈充所害陸氏傾家產丨茂丨丨為丨丨以討充充敗陸詣闕上書為茂謝不尅之責詔曰茂夫妻忠誠舉門義烈宜追贈茂太僕

踰城突圍晉書荀崧小女灌傳崧為襄城太守為杜曾所圍力弱食盡欲求救於故吏平南將軍石覽計無從出灌時年十三乃率勇士數十人丨丨丨丨夜出賊追甚急灌督厲將士且戰且前得入魯陽山獲免自詣覽乞師

覆燭登梯晉書何無忌母劉氏傳少有志節弟牢之為桓玄所害劉氏每銜之常思報復及無忌與劉裕謀而劉氏察其舉厝有異喜而不言會無忌夜於屏風裏制檄文劉氏潛以器丨丨丨丨於屏風上窺之既知泣而撫之曰我不如東海呂母明矣既孤其誠常恐壽促汝能如此吾讐恥雪矣因問其同謀知事在裕彌喜乃說桓玄必敗義師必成之理以勸勉之後果如其言

年既盛美自厲氷霜南史垣閔傳劉

楷為交州謂王儉曰欲一人為南土所聞者同行儉良久曰得之矣昔垣閎為交州閎弟閎又為九眞郡皆著信南中羽林監曇深者閎之子也雅有學行當令同行及隨楷未至交州而卒儉惆悵良久曇深妻鄭氏字獻英榮陽人時年二十子文凝始生仍隨楷到鎮晝夜紡績傍無親援｜｜｜｜甚有容德｜｜｜｜無敢望其門者居一年私裝了乃告楷求還楷大驚曰去鄉萬里固非孀婦所濟遂不許鄭又曰垣氏羇䰟不反而其孤藐幼妾若一同灰壤則何面目以見先姑因大悲泣楷愴然許之厚為之送於是間關危險遂得至鄉葬畢乃曰可以下見先姑矣時文凝年甫四歲親教經禮訓以義方州里稱美

割髮毀面誓不更行

南史張彪傳侯景平王僧辯遇之甚厚引為爪牙與杜龕相似世謂之張杜貞陽侯踐位為東揚州刺史并給鼓吹室富於財晝夜樂聲不息剡令王懐之不從彪自征之留長史謝岐居守會僧辯見害彪不自展拔

時陳文帝已據震澤將及會稽彪乃遣沈泰吳實眞還州助岐保城彪後至泰等反與岐迎陳文帝入城彪因其未定踰城而入陳文帝遂走出彪復城守沈泰說陳文帝曰彪部曲家口並在香巖寺可往收取遂往盡獲之彪將申進密與泰相知因又叛彪彪復敗走不敢還城據城之西山樓子及暗得與弟崑崙妻楊氏去猶左右數人追隨彪疑之皆發遣唯常所養一犬名黄蒼在彪前後未曾捨離乃還入若邪山中沈泰說陳文帝遣章昭達領千兵重購之并圖其妻彪眠未覺黄蒼驚吠劫來便嚙一人中喉即死彪拔刀逐之映火識之曰何忍舉惡卿須我者但可取頭誓不生見陳蒨劫曰官不肯去請就平地彪知不免謂妻楊呼為鄉里曰我不忍令鄉里落佗處今當先殺鄉里然後就死楊引頸受刀曾不辭憚彪不下刀便相隨下嶺到平處謂劫曰卿須我頭我身不去也呼妻與訣曰生死從此而別若見沈泰申進等為語曰功名未立猶望鬼道相逢劫不能生

得遂殺彪并弟致二首於昭達黃蒼號呌彪屍側宛轉血中若有哀狀昭達進軍迎彪妻便拜稱陳文帝教迎為家主楊便改啼為笑欣然意悅請昭達殯彪喪墳冢既畢黃蒼又俯伏冢間號呌不肯離楊還經彪宅謂昭達曰婦人本在容貌辛苦日久請整過宅粧飾昭達許之楊入屋便以刀｜｜｜｜哀哭慟絕｜｜｜｜陳文帝聞之歎息不已遂許為尼後陳武帝軍人求取之楊投井決命時寒比出之垂死積火溫燎乃蘇復起投於火彪始起於若邪興於若邪終於若邪及妻犬皆為時所重異

貞義衛婦

南史張景仁傳

霸城王整之姊嫁為衛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亡父母舅姑咸欲嫁之誓而不許乃截耳置盤中為誓乃止遂手為亡壻種樹數百株墓前柏樹忽成連理一年許還復分散女乃為詩曰墓前一株柏根連復並枝妾心能感木頹城何足奇所住戶有燕巢常雙飛來去後忽孤飛女感其偏棲乃以縷繫脚為誌後歲此燕果復更來猶帶前縷

女復為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既重不忍復雙飛雍州刺史西昌侯藻嘉其美節乃起樓於門題曰丨丨丨之閭

時比秦嘉妻

魏書封卓妻劉氏傳渤海封卓妻彭城劉氏女也成婚一夕卓官於京師後以事伏法劉氏在家忽然夢想知卓已死哀泣不輟諸嫂喻之不止經旬凶問果至遂憤歎而死

丨人丨之丨丨丨

割左耳

魏書魏溥妻房氏傳鉅鹿魏溥妻常山房氏女也父堪慕容垂貴鄉太守房氏婉順高明幼有烈操年十六而溥遇病且卒顧謂之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死不足恨但夙心往志不聞于没世矣良痛母老家貧供奉無寄赤子矇眇血祀孤危所以抱怨于黄墟耳房垂泣而對曰幸承先人餘訓出事君子義在自畢有志不從命也夫人在堂稚子襁褓顧當以身少相感長往之恨俄而溥卒及大斂房氏操刀丨丨丨丨投之棺中仍曰鬼神有知相期泉壤流血滂然助喪者咸皆哀懼姑劉氏輟哭而謂曰新婦何至於

此房對曰新婦少年不幸實慮父母未量至情覬持此自誓耳聞知者莫不感愴

貞孝女宗 魏書

盧元禮妻李氏傳|||||者趙郡柏人趙郡太守李叔胤之女范陽盧元禮之妻性至孝聞于州里父卒號痛幾絕者數四賴母崔氏慰勉之得全三年之中形骸銷瘠非人扶不起及歸夫氏與母分隔便飲食日損涕泣不絕日就羸篤盧氏合家慰喻不解乃遣歸寧還家乃復故如此者八九焉後元禮卒李追亡撫存禮無違者事姑以孝謹著母崔以神龜元年終於洛陽凶問初到舉聲慟絕一宿乃蘇水漿不入口者六日其姑慮其不濟親送奔喪而氣力危殆自范陽向洛八旬方達攀櫬號踊而卒有司以狀聞詔曰孔子稱毀不滅性蓋為其廢養絕類也李既非嫡子而孝不勝哀雖乖俯就而志厲義遠若不加旌異則無以勸引澆浮可追號曰貞孝女宗易其里為孝德里標李盧二門以惇風俗

表門閭比曹娥 魏書河東孝女姚氏傳河

東姚氏女字女勝少喪父無兄弟母憐而守養年六七歲便有孝性人言其父者聞輒垂泣鄰伍異之正光中母死女勝年十五哭泣不絕聲水漿不入口者數日不勝哀遂死太守崔游申請為營墓立碑自為製文丨其丨丨丨之丨丨改其里曰上虞里墓在郡城東六里大道北至今名為孝女冢

拳不可開 北齊書樂陵王百年傳百年被召自知不免割帶玦留與妃斛律氏妃把玦哀號不肯食月餘亦死玦猶在手丨丨丨丨時年十四其父光自擘之乃開

崇義夫人 唐書薛仁杲傳仁杲已敗其將旁仙地降詔即統其兵未幾復叛仙地羌豪也舉父子信倚之至是入南山緣商洛出漢川衆數千所過剽害敗大將龐玉至始州掠王氏女醉寢于野王取仙地所佩刀斬之送首梁州詔封女為丨丨丨

剔目示無它 唐書房元齡妻盧傳元齡微時病且死諉曰吾病革君年少不可寡居善事後人盧泣入帷中丨一丨丨元齡明丨丨曾

元齡良愈禮之終身

引刀斬指

唐書樊彥琛妻魏傳彥琛病魏曰公病且篤不忍公獨死彥琛曰死生常道也幸養諸孫使成立相從而死非吾取也彥琛卒值徐敬業難陷兵中聞其知音令鼓箏魏曰夫亡不死而逼我管絃禍由我發|||其|軍伍欲彊妻之固拒不從乃刃擬頸曰從我者不死魏厲聲曰狗盜乃欲辱人速死吾志也乃見害聞者傷之

引斧斷臂

五代史馮道等傳序子嘗得五代時小說一篇載王凝妻李氏事以一婦人猶能如此則知世固常有其人而不得見也凝家青齊之間為虢州司戶參軍以疾卒於官凝家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攜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旅舍旅舍主人見其婦人獨遺一子而疑之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執邪不可以一手并汙吾身即|||自|其|路人見者環聚而嗟之或為之彈指或為之泣下開封尹

聞之白其事於朝官為賜藥封瘡厚邺李氏而笞其主人者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

血入磚為婦人與嬰兒狀 宋史譚氏婦趙傳至元十四年天兵破城趙氏抱嬰兒隨其舅姑同匿邑校中為悍卒所獲殺其舅姑執趙欲污之不可臨之以刃曰從我則生不從則死趙罵曰吾舅死於汝吾姑又死於汝吾與其不義而生寧從吾舅姑以死耳遂與嬰兒同遇害丨漬於禮殿兩楹之間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久而宛然如新或訶之磨以沙石不滅又煅以熾炭其狀益顯

丈夫女 吳越春秋子胥遂行至吳疾于中道乞食溧陽適會女子擊綿於瀨水之上筥中有飯子胥遇之謂曰夫人可得一餐乎女子曰妾獨與母居三十未嫁飯不可得子胥曰夫人賑窮途少飯亦何嫌哉女子知非恒人遂許之發其簞筥飯其盎漿長跪而與之子胥再餐而止女子曰君有遠逝之行何不飽而餐之子胥已餐而

去又謂女子曰掩夫人之壺漿無令其露女子歎曰嗟乎妾獨與母居三十年自守貞明不願從適何宜饋飯而與丈夫越虧禮義妾不忍也子行矣子胥行反顧女子已自投於瀨水矣於乎貞明執操其｜｜｜哉

食魚辱我不忘久生

吳越春秋吳王有女滕玉因謀伐楚與夫人及女會蒸魚王前嘗半而與女女怒曰王｜｜｜｜｜｜｜｜乃自殺闔閭痛之葬于國西閶門外鑿池積土文石為槨題湊為中金鼎玉杯銀樽珠襦之寶皆以送女乃舞白鶴于吳市中令萬民隨而觀之還使男女與鶴俱入羨門因發機以掩之

守一醮之禮

常璩華陽國志巴志永初中廣漢漢中羌反虜及巴郡有馬妙祈妻義王元憒妻姬趙蔓君妻華夙喪夫執共姜之節｜｜｜｜｜號曰三貞遭亂兵迫匿懼見拘辱三人同時自沈於西漢水而沒死有黃鳥鳴其葬處徘徊焉國人傷之乃作詩曰關關黃鳥爰集於樹窈窕淑女是繡是黼惟彼繡黼其心

匪石嗟爾臨川迴不可獲

三貞見上執手自灘下出酈道元水經注張員妻黃氏女也名帛員乘船覆沒求尸不得帛至沒處灘頭仰天而歎遂自沈淵積十四日帛丨員丨丨丨

作陌上桑以自明不從吳競樂府古題邯鄲女子秦姓名羅敷為邑人千乘王仁妻仁後為趙王家令羅敷出采桑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置酒欲奪焉羅敷善彈箏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投水不躍陶宗儀輟耕錄漳州龍溪縣漁里人陳端才之妻蔡氏三王後至元間本處寇起掠其里里嫗集里中婦女同舟避難寇追及三王亟以水漬衣寇視三王有姿色欲先汙之三王紿曰衣濕更求衣間寇取衣丨丨死寇曰溺女必躍以長竿絡鈎俟其躍而舉之屍竟丨丨寇退三王之父端廣舟次上流屍遂逆流附父舟捽之不去移舟迴河而上屍從之上者三父異甚視則其女也夫三王一婦人耳寧死不辱出於天性宜其貞爽不昧如

是

嚙血題詩 陶宗儀輟耕録

適同邑祝某至正庚子春為苗獠虜至金華縣將妻之義不受辱乘間｜指｜｜｜壁上已赴水而死三月廿四日也獠帥服其節為立廟祀之邑人咸曰烈女廟詩云弱質空懷漆室憂搜山千騎入深幽旌旗影亂天同慘金鼓聲淫鬼亦愁父母劬勞何日報夫妻恩愛此時休九泉有路還歸去那箇雲邊是越州

截髮示信誓弗再適 陶宗儀輟耕録

張春兒葉縣軍士李青之妻也年二十青疾革顧謂春曰吾殆矣女其善事後人春｜｜｜｜｜｜｜未幾青死春慟垂絕且囑匠人曰造棺宜極大將以盡納亡者衣服弓劍之屬匠如其言既斂乃自經鄰里就用此棺同葬之事奏上于朝旌其墓時至正戊子也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三十三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三十四

婦女部二

才藝

浩浩育育 管子桓公使管仲求甯戚甯戚應之曰浩浩乎管仲不知至中食而慮之婢子曰公何慮管仲曰非婢子之所知也婢子曰公其毋少少毋賤賤管子曰公使我求甯戚甯戚應我曰浩浩乎我不識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甯子其欲室乎

能史書習事 漢書西域傳初楚主侍者馮嫽｜｜｜｜嘗持漢節為公主使行賞賜於城郭諸國敬信之號曰馮夫人為烏孫右大

將妻右大將與烏就屠相愛都護鄭吉使馮夫人說烏
就屠以漢兵方出必見滅不如降烏就屠恐曰願得小
號宣帝徵馮夫人自問狀遣謁者竺次期門甘延壽為
副送馮夫人馮夫人錦車持節詔烏就屠詣長羅侯赤
谷城立元貴靡為大昆彌烏
就屠為小昆彌皆賜印綬

錦車持節 見上

就東觀踵成漢書 後漢書曹世叔妻傳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學高才世叔早卒
有節行法度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
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帝數召入宮令
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每
有貢獻異物輒詔大家作賦頌

子婦為撰集 後漢書曹世叔
妻傳所著賦頌銘誄問注哀辭書論上疏遺令
凡十六篇丨丨丁氏丨丨丨之又作大家讚焉

作大家讚 見上

作申情賦 後漢書袁隗妻傳倫妹芝亦有才義少喪親長而追感乃丨丨丨丨云

文

尚書 魏志明帝紀注魏略曰帝嘗游燕在内乃選女子知書可付信者六人以為｜｜｜使典省外奏事處當畫可

女博士 魏志甄皇后傳註魏書曰后年九歲喜書視字輒識數用諸兄筆硯兄謂后言汝當習女工用書為學當作｜｜｜耶

具數十人饌不聞人聲 晉書周顗母李氏傳字絡秀少時在室顗父浚為安東將軍時嘗出獵遇雨止絡秀之家會其父兄不在絡秀聞浚至與一婢子内宰豬羊｜｜｜｜之｜甚精辦而｜｜｜｜｜

雅人深致 晉書王凝之妻謝氏傳字道韞安西將軍奕之女也聰識有才辯叔父安嘗問毛詩何句最佳道韞稱吉甫作頌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安謂有｜｜｜｜又嘗内集俄而雪驟下安曰何所似也安兄子朗曰散鹽空中差可擬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安大悅

未若柳絮因風起 見上

為小郎解圍 晉書王凝之妻謝氏傳凝之弟獻之

嘗與賓客談議詞理將屈道韞遣婢白獻之曰欲｜｜
｜｜｜乃施青綾步鄣自蔽申獻之前議客不能屈
風韻高邁叙致清雅晉書王凝之妻謝氏傳太守劉柳聞其名請與談議道韞素知柳名
亦不自阻乃簪髻素褥坐於帳中柳束脩整帶造於別
榻道韞｜｜｜｜｜｜先及家事慷慨流連徐酬
問旨詞理無滯柳退而歎曰實頃所未見瞻察言氣使
人心形俱服道韞亦云親從凋亡始遇此士聽其所問
殊開人胷府初同郡張元妹亦有才質適於顧氏元每
稱之以敵道韞有濟尼者游於二家或問之濟尼答曰
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使人心形俱服見上林
下風氣見上清心玉映見上獻椒花頌晉書劉臻妻陳氏傳嘗正旦｜｜｜｜其
詞曰旋穹周迴三朝肇建青陽散輝澄景載煥標美靈葩爰採爰獻聖容映之永壽於萬織錦爲迴

文旋圖詩晉書竇滔妻蘇氏傳名蕙字若蘭善屬文滔苻堅時為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以贈滔宛轉循環以讀之詞甚悽惋

韓公齊書武穆裴皇后傳吳郡韓蘭英婦人有文辭宋孝武世獻中興賦被賞入宮宋明帝世用為宮中職僚世祖以為博士教六宮書學以其年老多識呼為丨丨

僕射閣筆梁書劉孝綽傳其三妹適琅邪王叔英吳郡張嵊東海徐悱並有才學悱妻文尤清拔悱丨丨徐勉子為晉安郡卒喪還京師妻為祭文辭甚悽愴勉本欲為哀文既睹此文於是丨丨

與狎客共賦新詩互相贈答陳書後主張貴妃傳論以宮人有文學者袁大捨等為女學士後主每引賓客對貴妃等游宴則使諸貴人及女學士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採其尤豔麗者以為曲詞被以新聲選宮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數令習而歌之分部迭進持以相樂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

大指所歸皆美張貴妃孔貴嬪之容色也其畧曰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

左射右射必疊雙 魏書李安世傳廣平人李波宗族彊盛殘掠生民前刺史薛道㩉親往討之波率其宗族拒戰大破㩉軍遂為逋逃之藪公私成患百姓為之語曰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馬如卷蓬|||||||婦女尚如此男子那可逢

當興我家 魏書李彪傳彪有女幼而聰令彪每奇之教之書學讀誦經傳嘗竊謂所親曰此||||卿曹容得其力彪亡後世宗聞其名召為婕妤以禮迎引婕妤在宮常教帝妹書誦授經史

潘將軍 魏書楊大眼傳大眼妻潘氏善騎射自詣軍省大眼至於攻陳遊獵之際大眼令妻潘戎裝或齊鑣戰場或並驅林壑及至還營同坐幕下對諸僚佐言笑自得時指之謂人曰此|||也

升座講老子 北史盧道虔傳道虔又娶司馬氏有子昌裕後司馬氏見出更娉元氏甚聰悟常|高||||道

虔從弟元明隔紗帷以聽焉

學士先生舊唐書女學士尚宮宋氏傳名若華父庭芬生五女皆能屬文長曰若華次曰若昭若倫若憲若荀貞元四年昭義節度使李抱真表薦以聞德宗俱召入宮深加賞歎德宗能詩與侍臣唱和相屬亦令若華姊妹應制每進御無不稱善嘉其節槩不群不以宮妾遇之呼為｜｜｜｜

著女論語舊唐書女學士尚宮宋氏傳｜｜｜｜十篇其言模倣論語以韋逞母宣文君宋氏代仲尼以曹大家等代顏閔其問答悉以婦道所尚

曹大家東征之流舊唐書宋庭瑜妻魏氏傳父克己有詞學魏氏善屬文先天中庭瑜自司農少卿左遷涪州別駕魏氏隨夫之任中路作南征賦以叙志詞甚典美開元中庭瑜累遷慶州都督初中書令張說年少時為克己所重魏氏恨其夫為外職乃作書與說叙亡父疇昔之事并為庭瑜申理乃錄南征賦寄說說歎曰｜｜｜｜｜｜也

衆篇並

作采麗益新唐書上官昭容傳婉兒勸帝侈大書館增學士員引大臣名儒充選數賜宴賦詩君臣賡和婉兒常代帝及后長寧安樂二主｜｜｜｜而｜｜｜｜又差第群臣所賦賜金爵故朝廷靡然成風當時屬辭者大抵雖浮靡然所得皆有可觀婉兒力也

擬離騷為小山篇唐書太宗徐賢妃傳八歲自曉屬文父孝德嘗試使｜｜｜｜｜｜｜曰仰幽巖而流盼撫桂枝以凝想將千齡兮此遇荃何為兮獨往孝德大驚知不可掩於是所論著遂盛傳

教妾騎射五代史唐太祖家人傳太祖正室劉氏常從征伐為人明敏多智略頗習兵機常｜征其侍｜｜｜以佐太祖

織薄為屋宋史韓世忠傳世忠披草萊立軍府與士同力役夫人梁親｜｜｜｜

女秀才遼史邢簡妻陳氏傳父陘五代時累官司徒陳氏甫笄涉通經義凡覽詩賦輒能誦尤好吟咏時以｜｜｜名之

氈為甲裳為旗

金史阿鄰妻沙里質傳天輔六年黄龍府叛卒攻抄旁近部族是時阿鄰從軍沙里質糾集附近居民得男女五百人樹營柵為保守計賊千餘來攻沙里質以｜以｜｜｜男夫授甲婦女鼓噪沙里質仗劍督戰凡三日賊去

率命婦自為一軍 金史完顏仲德妻傳崔立之變妻自毁其容服攜妾及二子紿以采蔬自汴走蔡蔡被圍丁男皆乘城拒守謂仲德曰事勢若此丈夫能為國出力婦人獨不能耶｜諸｜｜｜｜｜｜親運矢石於城下城中婦女爭出繼之

五言數家婦人居二 鍾嶸詩品漢為｜｜者不過｜｜而｜｜｜｜徐淑叙別之作亞於團扇矣

老嫗吹箎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河間王琛有婢朝雲善吹箎能為團扇歌壟上聲時琛為秦州刺史諸羌外叛屢討之不降琛令朝雲假為貧嫗吹箎而乞諸羌聞之悉皆流涕迭相謂曰何為棄墳井在山谷為寇也即相率歸降秦民語曰快馬健兒不如｜

丨丨丨女太史崔鴻後趙録教宮人星占及馬步射置丨丨丨于靈臺仰觀災祥以考外太史之虛實

書北山移文馮贄雲仙雜記樂天女金鑾十歲忽丨丨丨丨丨示家人樂天天方買終南紫石欲開文士傳遂輟以勒之

女相如馮贄南部煙花記煬帝以合歡水果賜吳絳仙絳仙以紅戕進詩謝帝曰絳仙才調丨丨丨也

不櫛進士劉訥言諧噱録闘圖有妹能文每語人曰有一進士所恨不櫛耳

女學士馬令南唐書儒者傳高越燕人也少舉進士清警有才思文價譪於北土時威武軍節度使盧文進有女美而慧善屬文時稱丨丨丨越聞而慕焉往謁文進文進以妻之

詠燭張邦基墨莊漫録浮休居士張芸叟久經遷責既還怏怏不平嘗内集分題賦詩其女得蠟燭有云莫訝淚頻滴都緣心未灰浮休有慙色自是無復躁進意司馬朴之室浮休之女也有詩在鄜延路上一寺中一聯云滿目煙含芳草緑

倚欄露泣海棠紅姚寛西溪叢語衛夫人名或云便是丨丨者

書大雅吟

鑠字茂漪即廷尉展之弟恒之從妹汝陰太守李矩之妻中書郎李充之母王逸少師善鍾法能正書入妙能品王子敬年五歲已有書意夫人丨丨丨丨賜之

誦秋水篇

張端義貴耳録眞宗宴近臣語及莊子忽命呼秋水至則綠衣翠鬟小女僮也能丨丨丨丨聞者駭異

能温酒

陶宗儀輟耕録宋季參政相公鉉翁于杭將求一容貌才藝兼全之妾經旬餘未能愜意忽有以奚奴者至姿色固美問其藝則曰丨丨丨左右皆失笑公漫爾留試之及執事初甚熟次畧寒三次微温公方飲既而每日並如初之第三次公喜遂納焉終公之身未嘗有過不及時歸附後公攜入京公死囊橐皆為所有因而巨富人稱曰奚娘子者是也吁彼女流賤隷耳一事精至便能動人亦其專心致志而然士君子之學為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而不能至于當然之極者視彼有間

矣

女工

女事無文章 管子｜｜｜｜｜｜國之富也 薄之游女工文繡纂組 管子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端譟晨樂聞於三衢是無不服文繡衣裳者伊尹以｜｜｜｜｜｜｜一純得粟百鍾於桀之國 勝事 管子其鄉女｜｜者終歲積其功業若干以功業直時而櫎之 脩絲麻捆布絹 墨子古之民未知為衣服時衣皮帶茭冬則不輕而溫夏則不輕而清聖王以為不中人之情故作誨婦人治役｜｜｜｜｜｜｜以為民衣 牽挺 列子紀昌歸偃臥其妻之機下以目承｜｜二年之後雖錐末倒眥而不瞬也 抑黑質揚赤文 淮南子蔡之幼女衛之稚質捆纂組雜奇彩｜｜｜

｜｜｜禹湯之智不能逮**社而賦事蒸而獻功**國語王后親織玄紞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卿之内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何愛餘明照四壁者**戰國策甘茂亡秦且之齊出關遇蘇子曰君聞夫江上之處女乎蘇子曰不聞曰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燭故常先至掃室布席｜｜於｜｜之｜｜｜｜幸以賜妾何妨於處女妾自以為有益於處女何為去我處女相語以為然而留之今臣不肖棄逐於秦而出關願為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

秫縫戰國策黑齒雕題鯷冠｜｜大吳之國也注秫綦鍼也言女工之拙**一月得四十五日**漢書食貨志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注服虔曰一月之中又得夜半為十五日凡四

十五日也

手迹整理 後漢書曹世叔妻傳晚寢早作勿憚夙夜執務私事不辭劇易所作必成｜｜｜｜是謂執勤也

蘊習酒食 魏書崔浩傳浩著食經序曰余自少及長耳目聞見諸母諸姑所修婦功無不｜｜｜｜朝夕養舅姑四時祭祀雖有功力不任僮使常手自親焉

習黹繡 元史刑法志諸匠戶子女使男習工事女｜｜｜

擊絮 越絶書子胥至溧陽界中見一女子｜｜於瀨水之中子胥曰豈可得托食乎女子曰諾即發箄飯清其壺漿而食之子胥食已而去謂女子曰掩爾壺漿毋令之露女子曰諾子胥行五步還顧女子自縱於瀨水之中而死

飾微治細 桓寬鹽鐵論婦女｜｜｜｜以成文章極技盡巧則絲布不足衣也

難成易弊 桓寬鹽鐵論女紅｜｜而｜｜車器難就而易敗

間績 劉向說苑子獨不聞和氏之璧乎價重千金然以之｜｜曾不如瓦塼

多態 焦氏易林織縷未就

針折不復女工手狎王充論衡齊部世刺繡恒女無不
丨丨亂我政事能襄邑俗織錦鈍婦無不巧日見
之日為之刺繡師王充論衡牛刀可以割鷄鷄刀難以
丨丨也屠牛丨丨之丨能縫帷裳納縷之工
不能手引成錦王嘉拾遺記成王五年有因祇之國去
織錦王都九萬里獻女工一人體貌輕潔被
織羅雜繡之衣長袖修裾風至則結其衿帶恐飄颻不
能自止也其人善織以五色絲內於口中丨丨而結之
則丨丨鍼神王嘉拾遺記薛夜來妙於鍼工雖處於深帷
文丨丨之內不用燈燭之光裁制立成非夜來縫製
帝則不服宮中機絕鍼絕絲絕王嘉拾遺記吳主趙夫
號為丨丨也人丞相達之妹善畫巧
妙無雙能於指間以綵絲織雲霞龍鳳之錦大則盈尺
小則方寸宮中謂之丨丨孫權嘗歎魏蜀未夷軍旅之
隙思得善畫者使圖山川地勢軍陣之像達乃進其妹
權使寫九州江湖方岳之勢夫人曰丹青之色甚易歇

滅不可久寶妾能刺繡作列國方帛之上寫以五岳河海城邑行陣之形既成乃進於吳主時人謂之丨丨雖棘刺木猴雲梯飛鳶無過此麗也權居昭陽宮倦暑乃褰紫綃之帷夫人曰此不足貴也權使夫人指其意思焉答曰妾欲窮慮盡思能使下綃緯而清風自入視外無有蔽礙列侍者飄然自涼若馭風而行也權稱善夫人乃折髮以神膠續之神膠出鬱夷國接弓弩之斷絃百斷百續也乃織為羅縠累月而成裁為幔內外視之飄飄如煙氣輕動而房內自涼時權常在軍旅每以此幔自隨以為征幕舒之則廣縱一丈卷之則可內於枕中時人謂之丨丨故吳有三絕四海無儔其妙

吳有三絕 見上

一尺絹繡法華經七卷 蘇鶚杜陽雜編永貞元年南海貢奇女盧眉娘年十四稱本北祖帝師之裔自大足中流落於嶺表幼而慧悟工巧無比能於丨丨丨上丨丨丨丨丨丨字之大小不逾粟粒而點畫分明細於毛髮其品題章句

無有遺闕更善作飛僊蓋以絲一縷分為三縷染成五彩於掌中結為傘蓋五重其中有十洲三島天人玉女臺殿麟鳳之象而外列執幢捧節之童亦不啻千數其蓋潤一丈秤之無三數兩自煎靈香膏傅之則虯硬不斷上歎其工謂之神助

作飛僊蓋 見上

容貌

毛嬙西施 管子||||天下之美人也

小腰 管子夫楚王好|||而美人省食

細腰 尹文子楚莊愛||一國皆有饑色

黃公二女 尹文子齊有||者好謙畀有||皆國色以其美也常謙辭毀之以為醜惡醜惡之名遠布年過而一國無聘者衛有鰥夫特冒娶之果國色然後曰黃公好謙故毀其子不姝美於是爭禮之亦國色也

國色 見上

娥媌靡曼 列子簡鄭衛之處子|||

者施芳澤正蛾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紈粉白黛黑珮玉環雜芷若以滿之嫽婧列子穆之後庭比房

數十皆擇稚齒｜｜者以盈之按穆公孫穆娥姣列子鄉有處子之｜｜者必賄而招之媒而挑之必

獲而後已捧心莊子西施病心而矉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

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矉而不知矉之所以美美矉見上曼理皓

齒韓非子｜｜｜｜說情而捐精閭娵莫媒荀子｜｜子奢｜｜之｜也嫫母刁父是之喜也惡

者之孽荀子語曰好女之色｜｜｜｜也安矜呂氏春秋人有新取婦者婦至宜｜｜煙視媚

行煙視媚行見上玉女呂氏春秋身好｜｜注玉女美女也䣍酺淮南子｜｜在頰則

好在顙則醜注䣍酺者頰上窐也窐者在顙以槃故醜繪為纂繹淮南子室有美容｜｜之｜｜

不待脂粉芳澤淮南子曼頰皓齒形夸骨佳||||||而性可說者西施陽文也

娥嬿揚子||好也秦曰娥宋魏之間謂之嬿

娃姡窕豔揚子||||美也吳楚衛淮之間曰娃南楚之外曰姡宋衛晉鄭之間曰豔陳楚周南之間曰窕

女三爲粲國語恭王游於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於王夫獸三爲群人三爲衆|||||王田不取群公行下衆王御不參一族夫粲美之物也衆以美物歸女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況爾小醜小醜備物終必亡康公弗獻一年王滅密

華落愛渝戰國策以色交者||||而||||

粉白墨黑戰國策張儀之楚貧舍人怒而欲歸張儀曰子必以衣冠之敝故欲歸待我爲子見楚王當是之時南后鄭褎貴於楚張子見楚王楚王不說張子曰王無所用臣臣請北見晉君楚王曰諾張子曰王無求於晉國乎王曰黃金珠璣犀象出於楚寡人無求於

晉國張子曰王徒不好色耳王曰何也張子曰彼鄭周之女丨丨丨丨立於衢閭非知而見之者以為神楚王曰楚僻陋之國也未嘗見中國之女如此其美也寡人見之獨何為不好色也乃資之以珠玉南后鄭褏聞之大恐令人謂張子曰妾聞將軍之晉國偶有金千斤進之左右以供芻秣鄭褏亦以金五百斤張子辭楚王曰天下閉闗不通未知見日也願王賜之觴王曰諾乃觴之中飲再拜而請曰非有他人於此也願王召所便習而觴之王曰諾乃召南后鄭褏而觴之張子再拜而請曰儀有死罪於大王王曰何也曰儀行天下徧矣未嘗見人如此其美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曰子釋之吾固以為天下莫若是兩人也注墨黑謂髮也 非

知而見之者以為神 上見 天下莫若是兩人 上見 南之威 戰國

策晉文公得丨丨丨丨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 戰國

句台閭須

策左丨丨而右丨丨南威之美也注皆美人

犀角偃月　戰國策臣聞趙天下善為音佳麗人之所出也今者臣來至境入都邑觀人民謠俗容貌顏色殊無佳麗好美者以臣所行多矣周流無所不至未嘗見人如中山陰姬者也不知者特以為神人言不能及也其容貌顏色固以過絕人矣若其眉目准頞權衡丨丨丨丨彼乃帝王之后非諸侯之姬也

眉目准頞權衡　見上

尹邢　史記外戚世家丨夫人與丨夫人同時並幸有詔不得相見尹夫人自請武帝願望見邢夫人帝許之即令他夫人飾從御者數十人為邢夫人來前尹夫人前見之曰此非邢夫人身也帝曰何以言之對曰視其身貌形狀不足以當人主矣於是帝乃詔使邢夫人衣故衣獨身來前尹夫人望見之曰此眞是也於是乃低頭俛而泣自痛其不如也諺曰美女入室惡女之仇

美女入室惡女之仇　見上

低頭俛泣自痛不如

見上

隨俗雅化 史記李斯傳||||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

曼姬 史記司馬相如傳鄭女||注正義曰文穎云鄭國出好女曼者其色理曼澤也

宜笑 史記司馬相如傳皓齒粲爛||的皪長眉連娟微睇緜藐色授魂與心愉於側

衆嫭 漢書禮樂志||並綽奇麗顏如荼兆逐靡

華色 漢書杜欽傳必鄉舉求窈窕不問||所以助德理內也

相態㠯麗佳 漢書揚雄傳閨中容競淖約兮||||

絕世獨立 漢書外戚傳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愛之每為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而||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上嘆息曰善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

合法相 後漢書后妃傳序漢法常因八月算人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

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 妙婧纖腰 後漢

丨丨丨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廼用登御

書張衡傳舒丨丨之丨 嫭眼 後漢書張衡傳咸姣麗以

丨兮揚雜錯之袿徽 蠱媚兮增丨丨而蛾眉

弱腕素肘 後漢書邊讓傳攜西子之丨丨援毛嬙之丨丨 顧景裴回竦動左右

後漢書南匈奴傳初元帝時良家子選入掖庭時呼

韓邪來朝帝敕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入宮數歲不得

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呼韓邪臨辭大會帝名

五女以示之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丨丨丨丨丨丨

丨丨帝見大驚意欲留之而 大橋小橋 吳志周瑜傳孫

難於失信遂與匈奴生二子 策欲取荊州以

瑜為中護軍領江夏太守從攻皖拔之時得 腰圍尺六

橋公兩女皆國色也策自納丨丨瑜納丨丨

梁書羊侃傳儛人張淨琬丨丨丨一丨丨寸時人咸推

能掌中儛又有孫荊玉能反腰帖地銜得席上玉簪 紅

白爪陳書高祖章皇后傳少聰慧美容儀手爪長五寸色並紅白每有期功之服則一爪先折宮中遥望飄若神仙陳書張貴妃傳論張貴妃髮長七尺鬒黑如漆其光可鑑特聰惠有神采進止閑暇容色端麗每瞻視盼睞光采溢目照映左右常於閣上靚粧臨於軒檻｜｜｜｜｜｜｜髮長七尺其光可鑑見上瞻視盼睞光采溢目照映左右見上少盛如花魏書北海王詳傳詳之初禁也乃以烝高事告母母大怒詈之苦切曰汝自有妻妾侍婢｜｜｜｜何忽共許高麗婢姦通令致此罪奇色魏書邢巒傳初侍中盧昶與巒不平昶與元暉俱世宗所寵御史中尉崔亮昶之黨也昶暉令亮糾巒事成許言於世宗以亮為侍中亮於是奏劾巒在漢中掠良人為奴婢巒懼為昶等所陷乃以漢中所得巴西太守龐景明女化生等二十餘口與暉化生等數人｜｜也暉大

悅手甚纖柔北齊書盧文偉傳宗道性麤率重任俠歷尚書郎通直散騎常侍後行南營州刺史嘗於晉陽置酒賓遊滿坐中書舍人馬士達目其彈箜篌女妓云||||宗道即以此婢遺士達士達固辭宗道便命家人將解其腕士達不得已而受之按宗道文偉孫

花見羞五代史唐明宗家人傳淑妃王氏有美色號|||

赤烏氏美人之地穆天子傳赤烏之人丌好獻女于天子女聽女列為嬖人曰||||||也寶玉之所在也

鄭旦越絕書美人宮周五百九十步陸門二水門一今北壇利里丘土城勾踐所習教美女西施||宮臺也女出於苧蘿山欲獻於吳自謂東垂僻陋恐女樸鄙故近大道居去縣五里

玉膚柔軟吹氣勝蘭郭憲洞冥記帝所幸宮人名麗娟年十四||||||||不欲衣纓拂之恐體痕也每歌李延年和之於芝生殿唱迴風之曲庭中花皆翻落置麗娟於

明歸之帳恐塵垢汙其體也帝嘗以衣帶縛麗娟之袂閉於重幕之中恐隨風而去也麗娟以琥珀為佩置衣裾裏不使人知乃言骨節自鳴相與為神怪也

要欽從容

桓寬鹽鐵論康莊馳逐窮巷蹋鞠秉耒抱插躬耕身織者寡娶｜｜｜｜傳白黛青者衆

畫眉之妾五七卷髻之女二八

黃憲天祿閣外史寡人雖有｜｜｜｜｜｜｜｜｜｜亦無以為也

粲姬

黃憲天祿閣外史王之宮｜｜｜盆幕融如陽春

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

葛洪西京雜記卓文君姣好｜｜｜｜｜｜｜｜｜｜肌膚柔滑如脂十七而寡為人放誕風流故悅長卿之才而越禮焉

姣好見上

體輕氣馥

王嘉拾遺記燕昭王即位二年廣延國來獻善舞者二人一名旋娟一名提嫫並玉質凝膚｜｜｜｜｜綽約而窈窕絕古無倫或行無踪影或積年不饑昭王處以單綃華幄飲以瓀珉之膏

飴以丹泉之粟

動心驚魄 王嘉拾遺記越謀滅吳蓄天下奇寶美人異味進於吳越又有美女二人一名夷光二名修明以貢於吳吳處以椒花之房貫細珠為簾幌朝下以蔽景夕捲以待月二人當軒並坐理鏡靚粧於珠幌之內竊窺者莫不｜｜｜｜｜謂之神人

非雲非雨非朝非暮 王嘉拾遺記文帝所愛美人薛靈芸以文車十乘迎之未至京師十里帝乘雕玉之輦以望車徒之盛嗟曰昔言朝為行雲暮為行雨今｜｜｜｜｜｜｜｜｜改靈芸之名曰夜來

玉人齊潤 王嘉拾遺記蜀先主甘后玉質柔肌態媚容冶先主召入綃帳中於戶外望者如月下聚雪河南獻｜｜高三尺乃取玉人置后側晝則講說軍謀夕則擁后而玩玉人后與玉人潔白｜｜觀者殆相亂惑嬖寵者非惟嫉於甘后亦妒於玉人也后嘗欲琢毀壞之乃誡先主曰昔子罕不以玉為寶春秋美之今吳魏未滅安以妖玩繫懷先主乃撤玉人像嬖者皆

退當斯之時君子議以甘后為神智婦人焉

愁容尚能惑人况在歡樂 王嘉拾遺記吳主潘夫人父坐法輸入織室容態少儁江東絕色同幽者百餘人謂夫人為神女敬而遠之有司聞於吳主使圖其容夫人憂戚不食減瘦改形工人寫其眞狀以進吳主吳主見而喜悅以琥珀如意撫案即折嗟曰此神女也|||||||||乃命雕輪就織室納於後宮

髮委藉地 劉義慶世說桓宣武平蜀以李勢妹為妾甚有寵常著齋後主始不知旣聞與數十婢拔白刃襲之正值李梳頭||||膚色玉曜不為動容徐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日若能見殺乃是本懷主慙而退

膚色玉曜 見上

欲求好婦立在津口婦立水傍好醜自彰 段成式酉陽雜俎妬婦津相傳言晉大始中劉伯玉妻段氏字光明性妬忌伯玉常於妻前誦洛神賦語其妻曰娶婦得如此吾無憾焉光明曰君

何以水神善而欲輕我吾死何愁不為水神其夜乃自沈而死死後七日託夢語伯玉曰君本願神吾今得為神也伯玉寤而覺之遂終身不復渡水有婦人渡此津者皆壞衣枉粧然後敢濟不爾風波暴發醜婦雖粧飾而渡其神亦不妒也婦人渡河無風浪者以為己醜不致水神怒醜婦諱之無不皆自毀形容以塞嗤笑也故齊人語曰｜｜｜｜｜｜｜｜｜｜｜｜｜

肌香　蘇鶚杜陽雜編元載寵姬薛瑤英攻詩書善歌舞僊姿玉質｜｜體輕雖旋波搖光飛燕綠珠不能過也瑤英之母趙娟亦本岐王之愛妾也後出為薛氏之妻生瑤英而幼以香啗之故肌香也

紅芙蓉　蘇鶚杜陽雜編寶歷二年浙東國貢舞女二人一曰飛鸞一曰輕鳳修眉黟首蘭氣融冶冬不纊衣夏不汗體上更琢玉芙蓉以為二女歌舞臺每歌聲一發如鸞鳳之音百鳥莫不翔集其上及觀於庭際舞態豔逸更非人間所有每歌罷上令內人藏之金屋寶帳蓋恐風日所

侵故也由是宫中語曰寳帳香重重一雙｜｜　解語花　王仁裕開天遺事太液池千葉白蓮開帝與貴妃宴賞指妃謂左右曰何如此｜｜耶　烏爪　馬令南唐書方術傳女冠耿先生｜｜玉貌宛然神仙　似花蘂之翾輕　陶宗儀輟耕録蜀主孟昶納徐匡璋女拜貴妃别號花蘂夫人意花不足擬其色｜｜｜｜｜也或以為姓費氏則誤矣

糚飾

簪珥辟千金　管子｜｜｜而｜｜者璆琳琅玕也　施芳澤正蛾眉設笄珥　列子簡鄭衛之處子娥媌靡曼者｜｜｜｜｜｜｜衣阿錫曳齊紈粉白黛黒珮玉環雜芷若以滿之　美珥　韓非子薛公相齊齊威王夫人死中有十孺子皆貴於王薛公欲知王所欲立而請置一人以為夫

人王聽之則是說行於王而重於置夫人也王不聽是說不行於王而輕於置夫人也欲先知王之所欲置以勸王置之於是為十玉珥而美其一而獻之王以賦十孺子明日坐視丨丨之所在而勸王以為夫人

粉題揚子丨丨兩須不可忍瞻也

華丹亂窈窕揚子女惡丨丨之丨丨丨也

女為悅已者容戰國策士為知己者死丨丨丨丨丨丨注脩其容色

玉聲璆然史記孔子世家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佩丨丨丨

宛珠簪傳璣珥史記李斯傳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丨丨之丨丨丨之丨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

揚袘蜚纖史記司馬相如傳丨丨卹削丨丨垂髾注徐廣曰袘音迤衣袖也纖音芰駰案郭璞曰纖桂衣飾

閻易戌削媥姺徶循史記司馬相如傳柎獨繭之褕袘眇丨丨以丨

丨丨丨丨丨與世殊服注徐廣曰閻易衣長貌戍削言如刻畫作之郭璞曰媥姺徶循衣服婆娑貌**俠嘉夜**漢書禮樂志丨丨丨莛蘭芳注如淳曰嘉夜芳草也**跕躧**漢書地理志趙中山地薄人衆猶有沙丘紂淫亂餘民丈夫相惡游戲悲歌忼慨起則椎剽掘冢作姦巧多弄物為倡優女子彈弦丨丨游媚富貴徧諸侯之後宮注師古曰跕音它頰反躧與屣同屣謂小履之無根者也跕謂輕躡之也**小履**見上**綢繆**漢書張敞傳禮君母出門則乘輜軿下堂則從傅母進退則鳴玉佩内飾則結丨丨此言尊貴所以自斂制不從姿之義也注師古曰組紐之屬所以自結固也**張京兆眉憮**漢書張敞傳敞為婦畫眉長安中傳丨丨丨丨丨**珍髢**漢書揚雄傳資娵娃之丨丨兮鬻九戎而索賴**四起大髻**後漢書明德馬皇后紀注東觀記曰明帝馬皇后美髮為丨丨丨丨但以髮成尚有餘繞髻三匝眉不施黛獨左眉角小

如栗缺補之

步摇 後漢書和熹鄧皇后紀又賜馮貴人王赤綬以未有｜｜環珮加賜各一具注釋名曰皇后首副其上有垂珠步則揺也

愁眉 後漢書五行志桓帝元嘉中京都婦女作｜｜啼粧墮馬髻折要步齲齒笑所謂愁眉者細而曲折啼粧者薄拭目下若啼處墮馬髻者作一邊折要步者足不在體下齲齒笑者若齒痛樂不欣欣始自大將軍梁冀家所為京都歙然諸夏皆放效

啼粧 見上 墮馬髻 見上 折要步 見上 齲齒笑 見上

漆畫五采為系 後漢書五行志延熹中婦女始嫁至作｜｜｜｜｜

瑇瑁擿 後漢書輿服志太皇太后皇太后入廟服紺上皁下蠶青上縹下皆深衣制隱領袖緣以絛翦氂菌簪珥耳璫垂珠簪以｜｜為｜長一尺端為華勝上為鳯皇爵以翡翠為毛羽下有白珠垂黄金鑷左右一横簪之以安菌結諸簪珥皆同制其擿有等級焉按菌幗也結髻也解見史記註及三

國志注

華勝見上蔮結見上六獸後漢書輿服志皇后謁廟服紺上皁下蠶青上縹下皆深衣制隱領袖緣以絛假結步搖簪珥步搖以黃金為山題貫白珠為桂枝相繆一爵九華熊虎赤羆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丨丨詩所謂副笄六珈者諸爵獸皆翡翠為毛羽金題白珠璫繞以翡翠為華云一爵九華見上高髻廣眉大袖後漢書馬廖傳長安語曰城中好丨丨四方高一尺城中好丨丨四方且半額城中好丨丨四方全匹帛假紒後漢書東平憲王傳今送光烈皇后丨丨帛巾各一注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鄭康成云副婦人首服三輔謂之假紒續漢書帛字作皁案紒即髻也隱居服後漢書梁鴻傳歸鄉里埶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絕不娶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屨織作筐緝績之具及

嫁始呂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跪床下請曰竊
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
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
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呂觀夫子之志耳妾
自有||之|乃更為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
曰此眞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名孟光居有
頃妻曰嘗聞夫子欲隱居避患今何為默默無 **椎髻** 上見
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乃共入霸陵山中

屈紒 後漢書東夷傳倭女人被髮|| **巾幗** 晉書宣帝紀亮數挑戰帝不出因遺帝||婦人之飾

雀釵 晉書元帝紀將拜貴人有司請市||帝以煩費不許

五兵佩 晉書五行志惠帝元康中婦人之飾有|||

擷子紒 晉書五行志惠帝元康中婦人結髮者既成以繒急束其環名曰||

|緩鬢傾髻 晉書五行志太元中公主婦女必||||以為盛飾用髮既多不可恒戴乃先於

木及籠上裝之名曰假髻 **假髻** 見上 **狀如天師** 晉書王恭傳淮陵內史虞珧子妻裴氏有服食之術常衣黃衣｜｜｜｜道子甚悅之令與賓客談論時人皆為降節恭抗言曰未聞宰相之坐有失行婦人坐賓莫不反側 **紫綸巾熟錦袴** 晉書石季龍載記季龍常以女騎一千為鹵簿皆著｜｜｜｜金銀鏤帶五文織成鞾游於戲馬觀 **金銀鏤帶五文織鞾** 見上 **飛天紒** 宋書五行志宋文帝元嘉六年民間婦人結髮者三分髮抽其鬟直向上謂之｜｜｜ **五條五辮** 宋書王敬弘傳左右嘗使二老婢戴｜｜｜｜｜著青紋袴襦飾以朱粉 **虎魄釧** 齊書東昏侯紀潘氏服御極選珍寶主衣庫舊物不復周用貴市民間金銀寶物價皆數倍｜｜｜一隻直百七十萬 **金釵鑷** 齊書周盤龍傳盤龍愛妾杜氏上送｜｜｜二十枚手敕曰餉周公阿杜 **錦裙襦** 陳書殷不害傳簡文

以不害善事親賜其母蔡氏丨丨丨毡席被褥單複畢備

玉鳳凰

南史齊南康王子琳傳母荀昭華盛寵後宮才人位登采女者依例賜丨丨丨荀時為采女得玉鳳凰投地曰我不能例受此武帝乃拜為昭華

冠帽而著小襦襖

魏書任城王澄傳高祖還洛引見公卿高祖曰營國之本禮教為先朕離京邑以來禮教為日新以不澄對曰臣謂日新高祖曰朕昨入城見車上婦人丨丨丨丨丨丨丨者若為如此尚書何為不察澄曰著猶少於不著者高祖曰深可怪也任城意欲令全著乎一言可以喪邦者斯之謂歟可命史官書之

夾領小袖

魏書咸陽王禧傳高祖又引見王公卿士責留京之官曰昨望見婦女之服仍為丨丨丨丨我祖東山雖不三年既離寒暑卿等何為而違前詔

玉車鈿

魏書靈徵志高祖太和五年六月上邽鎮將上言於鎮城西二百五十里射獵於營南千水中得丨丨丨三枚二青一赤制狀甚精

髻如飛鳥北齊書幼主紀婦人皆剪剔以著假髻而危邪之狀||至於南面則髻心正西始自宮内為之　珠松被於四遠 隋書禮儀志皇后謁廟服袿襹大衣蓋嫁服也謂之褘衣皁上皁下親蠶則青上縹下比深衣制隱領袖緣以絛首飾則假髻步搖俗謂之||是也　簪珥花嚴隋書后妃傳叙三曰尚服掌服章寶藏管司飾三人掌||||與櫛三人掌巾櫛膏沐　粧點北史馮淑妃傳帝至晉州城已欲破矣作地道攻之城陷十餘步將士乘勢欲入帝敕且止召淑妃共觀之淑妃||不獲時至周人以木拒塞城遂不下　髻上有五色雲起唐書中宗紀皇后自言衣箱中||||||||[illegible]

令書[illegible]

[illegible]

粉黛[illegible]

如百花煥發 舊唐書明皇楊貴妃傳明皇每年十月幸華清宮國忠姊妹五家扈從每家爲一隊著一色衣｜｜｜｜｜｜｜｜｜｜｜之｜｜而遺鈿墜舄瑟瑟珠翠璨瓓芳馥於路而國忠私於虢國而不避雄狐之刺每入朝或連鑣方駕不施帷幔每三朝慶賀五鼓待漏靚粧盈巷蠟炬如晝

靚粧 上見

通裾 舊唐書南平獠傳人並樓居登梯而上號爲干欄男子左衽露髮徒跣婦人横布兩幅穿中而貫其首名爲｜｜

平脫金泥刺繡 唐書肅宗紀禁珠玉寶鈿｜｜｜｜｜｜

兩博鬢 唐書車服志首飾大小華十二樹以象袞冕之旒又有｜｜｜｜

寶鈿花釵 唐書車服志内外命婦髻飾｜｜｜｜｜

線鞵 唐書車服志武德間婦人曳履及線鞵開元中初有｜｜侍兒則著履

險粧 唐書車服志婦人衣青碧纈平頭小花草履彩帛縵成履而禁高髻｜｜去眉開額及吳越高頭草履

兜籠 唐書車服

志巴蜀婦人出入有丨丨

囚髻　唐書五行志僖宗時内人束髮極急及在成都蜀婦人效之時謂為丨丨

唐末京都婦人梳髮以兩鬢抱面狀如椎髻時謂之拋家髻

拋家髻　見上

脂盋糚具　唐書李德裕傳路淅西上丨丨丨丨

醉糚　五代史前蜀世家王衍後宮皆戴金蓮花冠衣道士服酒酣免冠其髻鬟然更施朱粉號丨丨國中之人皆效之嘗與太后太妃游青城山宮人衣服皆畫雲霞飄然望之若仙行自作甘州曲述其仙狀

衣服畫雲霞　見上

趕上裙　宋史五行志理宗朝宮妃繫前後掩裙而長窣地名丨丨丨梳高髻於頂曰不走落束足纖直名快丨丨杭粉點眼角名淚糚剃削童髮必留大錢許於頂左名偏頂或留之頂前束以綵繒宛若博焦之狀或曰鵓角

不走落　見上

快上馬　見上

淚糚　見上

鵓角　見上

魚媚子　宋史五行志淳化三年京師里巷婦人競剪黑光紙團靨人裝

鰽魚腮中骨號｜｜｜以飾面

九翬 宋史輿服志妃冠飾以｜｜四鳳

白角冠梳 宋史輿服志皇祐元年詔婦人冠高毋得踰四寸廣毋得踰尺梳長毋得踰四寸仍禁以角為之先是宮中尚｜｜｜｜人爭做之至謂之內樣冠名曰垂肩等至有長三尺者梳長亦踰尺議者以為服妖遂禁止之

內樣 見上

珠璣帕首 宋史章獻劉皇后傳柴氏李氏二公主入見猶服髲髢太后曰姑老矣命左右賜以｜｜｜

綠韡 金史儀衛志諸妃嬪導從四十人幞頭繡盤蕉紫衫塗金束帶妃用偏扇方扇團扇各十六諸嬪各十四皆宮人執服雲脚紗帽紫四襈衫束帶｜｜｜

白燕昇天 郭憲洞冥記岉嵘細棗出岉嵘山山臨碧海上萬年一實如今之軟棗咋之有膏膏可燃燈西王母握以獻帝燃芳似燈光色紫有白鳳黑龍異足來戲於閣邊有青鳥赤頭道路而下以迎神女神女留玉釵以贈帝帝以賜趙婕妤至昭帝元鳳中宮人

猶見此釵黄諃欲之明日示之既發匣有||飛||後宮人學作此釵因名玉燕釵言吉祥也

著面柔滑　劉熙釋名脂砥也||||如砥石也|

脂和塗面　劉熙釋名胡粉胡餬也||以||也

畫代眉　劉熙釋名黛代也滅眉毛去之以此畫代其處也

香澤　劉熙釋名|||者人髮恒枯悴以此濡澤之也

注面　劉熙釋名以丹||曰勺勺灼也此本天子諸侯群妾當以次進御其有月事者止而不御重以口說故注此於面灼然為識女史見之則不書其名於第錄也

赬粉　劉熙釋名||赬赤也染粉使赤以著頰上也

太華髻　班固武帝內傳王母著黃金褡襡文采鮮明光儀淑穆帶靈飛大綬腰佩分景之劍頭上|||戴太真晨纓之冠履元瓊鳳文之舄

三角髻　班固武帝內傳上元夫人頭作|||餘髮散垂至腰

同心七寶　葛洪西京雜記趙飛燕為皇后其女弟在昭陽殿上

｜｜｜｜釵 龍鸞 王嘉拾遺記魏文帝所愛美人薛靈芸入宮後居寵愛外國獻火珠｜｜之釵帝曰明珠翡翠尚不能勝況乎龍鸞之重乃止不進

指環挂榴枝上因其處起臺 王嘉拾遺記吳主潘夫人以姿色見寵每以夫人遊昭宣之臺志意幸愜既盡酣醉唾於玉壺中使侍婢瀉於臺下得火齊｜｜即｜石｜｜｜｜｜｜｜名曰環榴臺時有諫者云今吳蜀爭雄還劉之名將為妖矣權乃翻其名曰榴環臺

丹脂點頰 王嘉拾遺記孫和悅鄧夫人常置膝上和於月下舞水精如意誤傷夫人頰血流汚袴命太醫合藥醫曰得白獺髓雜玉與琥珀屑當滅此痕和乃命合此膏琥珀太多及差而有赤點如朱逼而視之更益其妍諸嬖人欲邀寵皆以｜｜｜｜而後進幸

倒龍 王嘉拾遺記石崇常擇美容姿相類者十人裝飾衣服大小一等使忽視不相分別常侍於側使翔風調玉以付工人為｜｜之佩縈金為鳳

冠之釵言刻玉為倒龍之勢鑄金釵象鳳凰之冠

江州隋林粉

常璩華陽國志巴志江州縣郡治塗山有禹王祠及塗后祠北水有銘書詞云漢初犍為張君為太守忽得仙道從此升渡今民曰張府君祠縣下有清水穴巴人以此水為粉則膏暉鮮芳貢粉京師因名粉水故世謂||||也

戴鬟

宗懍荊楚歲時記正月七日為人日剪綵為人或鏤金箔為人以貼屏風亦|之頭|

翠眉驚鶴髻

崔豹古今注魏宮人好畫長眉今多作||||

蟠龍

崔豹古今注||釵梁冀婦所制

盤桓

崔豹古今注長安婦人好為||髻到於今其法不絕

蟬鬢

崔豹古今注魏文帝宮人絕所愛者有莫瓊樹薛夜來田尚衣段巧笑四人日夕在側瓊樹乃制||縹緲如蟬故曰蟬鬢巧笑始以錦衣絲履作紫粉拂面尚衣能歌舞夜來善為衣裳一時冠絕

紫粉

賈思勰齊民要術作||法用白米英粉三分胡粉

一分和合均調取葵子熟蒸生布絞汁和粉日曝令乾若色減者更蒸取汁重染如前法 **香粉** 賈思勰齊民要術作丨丨法唯多著丁香於粉合中自然芬馥 **花釵禮衣** 唐六典鈿釵禮衣外命婦朝參辭見及昏會則服之凡昏嫁丨丨丨丨六品以下妻及女嫁則服之其次花釵禮衣庶人嫁女則服之 **冪羅帷帽** 劉肅大唐新語武德貞觀之代宮人騎馬者依周禮舊儀多著丨丨雖發自戎夷而全身障蔽永徽之後皆用丨丨施裙到頸為淺露 **銀泥** 李肇國史補韋太尉皐在西川凡事設教軍士將吏婚嫁則以熟綵衣給其夫氏以丨丨衣給其女氏 **梅花滿面** 韓鄂歲華紀麗飲竹葉之一觴糚丨丨之丨丨 **星靨** 段公路北户録余訪花子事如面光眉翠月黄丨丨其來尚矣 **山花為粉** 段公路北户録丨丨叢生端州山崦間多有之其葉類藍其花似蓼正月開花土人採含苞者賣之用丨臙脂丨或持染絹帛

其紅不下紅藍

辟寒鈿 段成式酉陽雜俎嗽金鳥出昆明國形如雀色黄常翱翔於海上魏明帝時其國來獻此鳥飴以真珠及龜腦常吐金屑如粟鑄之乃為器服宮人爭以鳥所吐金為釵珥謂之辟寒金以鳥不畏寒也宮人相嘲弄曰不服辟寒金那得帝王心不服｜｜｜那得帝王憐

以髮相纏 段成式髻鬟品髻始自燧人氏｜｜｜｜而無繫縛

參鸞 段成式髻鬟品秦始皇有望僊髻｜｜髻凌雲髻

迎春垂雲 段成式髻鬟品漢有｜｜髻｜｜髻

飛仙九環 段成式髻鬟品王母降武帝宮從者有｜｜髻｜｜髻

百合同心 段成式髻鬟品漢元帝宮中有｜｜分髾髻｜｜髻

百花 段成式髻鬟品魏武帝宮有反綰髻又梳｜｜髻

九貞 段成式髻鬟品隋文宮有｜｜髻

歸順 段成式髻鬟品貞元中有｜｜髻又有鬧掃妝髻

螺子黛 馮贄南部煙花記煬帝宮中爭畫長蛾司宮吏

日給｜｜｜五斛出波斯國

潤毛玉撥　馮贄南部煙花記隋煬帝朱貴兒插崑山｜｜之｜｜不用蘭膏而鬅鬙鮮潤

北苑糚　馮贄南部煙花記建陽進茶油花子大小形製各别極可愛宮嬪縷金於面皆以淡糚以此花餅施於鬢上時號｜｜｜

龍角　蘇鶚杜陽雜編大歷中日林國獻｜｜釵類玉而紺色上刻蛟龍之形精巧奇麗非人所製上賜獨孤妃與上同遊龍舟池有紫雲自釵上而生俄頃滿於舟楫上命置之掌内以水噴之遂化為二龍騰空東去

不盈一握　蘇鶚杜陽雜編元載寵姬薛瑶英衣龍綃之衣一襲無一二兩摶之｜｜｜｜載以瑶英體輕不勝重衣故於異國以求是服也

上有字曰玉兒　蘇鶚杜陽雜編同昌公主出降有九玉釵上刻九鸞皆九色｜｜｜｜｜工巧妙麗殆非人工所製有金陵得者以獻公主酬之甚厚一日晝寢夢絳衣奴授語云南齊潘淑妃取九鸞釵及覺具以夢中之言

言於左右泊公主薨其釵亦亡其處韋氏異其事
遂以實話於門人或有云玉兒即潘妃小字也　烏蠻
髻　袁郊甘澤謡紅線乃入闈房飾其行具梳｜
｜｜攢金鳳釵衣紫繡短袍繫青絲輕履　翡翠指
環　張泌粧樓記何充妓於後閤以｜｜｜｜換刺繡筆
充知歎曰此物洞仙與吾欲保長年之好乃命蒼頭
急以蜻蜓　痕映青編　張泌粧樓記徐州張尚書妓女多
帽贖之　涉獵人有借其書者往往粉指｜
並｜｜於　六英　張泌粧樓記半陽泉世傳織女送董子經
｜｜　此董子思飲留此水與之曰寒織女因祝
水令暖又曰熱乃拔｜｜寶釵祝　夜飛蟬　杜甫每朋友
而畫之於是半寒半熱相和與飲
至引見妻子韋侍御見而退　曉霞粧　張泌粧樓記夜來
使其婦送｜｜｜｜以助粧飾　初入魏宫一夕文
帝在燈下詠以水晶七尺屏風障之夜來至不覺面觸
屏上傷處如曉霞將散自是宫人俱用臙脂倣畫名｜

||桂紅膏 張泌粧樓記開元初宮人被進御者日印選以綢繆記印於臂上文曰風月常新印畢漬以|||則水洗色不退

迎唐八鬟 宇文氏粧臺記煬帝令宮人梳|||髻

點唇 宇文氏粧臺記唐末||有胭脂暈品石榴嬌大紅春小紅春嫩吳香半邊嬌萬金紅聖檀心露珠兒內家圓天工巧恪兒殷淡紅心猩猩暈小朱龍格雙唐眉花奴

朝天 五國故事蜀之末年百官競執長鞭自馬至地婦人競戴高冠子皆謂之||

蘇幕遮 王延德高昌行紀婦人戴油帽謂之|||

飛雲丹 馬縞中華古今注自三代以鉛為粉秦穆公女弄玉有容德感仙人蕭史為燒水銀作粉與塗亦名|||

金泥飛頭鞋 馬縞中華古今注秦始皇令宮人當暑戴黃羅髻蟬冠子五花朵子披淺黃銀泥飛雲帔把五色羅小扇子鞍|||||

奉聖 馬縞中華古今注漢高祖令宮人梳||髻

歸真

馬縞中華古今注梁天監中武帝詔宮人梳迴心髻丨丨髻

朝雲近香 馬縞中華古今注隋大業中令宮中梳丨丨丨丨髻歸秦髻奉仙髻節暈髻

佛粧 莊綽雞肋編燕地其家仕族女子皆髡首許嫁方留髮冬月以苦蔞塗面謂之丨丨但皆傅而不洗至春暖方滌去久不為風日所侵故潔白如玉也

條脫 吳曾能改齋漫錄唐盧氏雜說文宗問宰臣丨丨是何物宰臣未對上曰真誥言安妃有條脫為臂飾即今釧

紅錦鞦韆 郭若虛圖畫見聞志唐代宗朝令宮人侍左右者穿丨丨丨丨也

珠瓏璁 范成大攬轡錄婦人之服不甚改而戴冠者甚少多綰髻貴人家即丨丨丨冒之謂之方髻

高髻纖裳 **首翹鬢朶** 陸游南唐書后妃傳後主昭惠國后周氏小名娥皇司徒宗之女十九歲來歸通書史善歌舞尤工琵琶嘗為壽元宗前元宗歎其工以燒槽琵琶賜之至於綵戲弈棋靡不妙絕後主嗣位立為

后寵嬖專房創為||||及||||之粧人皆效之

一年景 陸游老學菴筆記靖康初婦人首飾衣服皆備四時如節物則春旛燈毬競渡艾虎雲月之類花則桃杏花荷花菊花梅花皆併為一景謂之|||

錯倒底 陸游老學菴筆記宣和末婦人鞋底尖以二色合成名|||

蝶粉蠭黄 王楙野客叢書草堂詩餘載張仲宗滿江紅詞||||都褪卻注蝶粉蠭黄唐人宮粧

纖弓 陶宗儀輟耕錄張邦基墨莊漫錄云婦人之纏足起於近世前世書傳皆無所自南史齊東昏侯為潘貴妃鑿金為蓮花以帖地令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然亦不言其弓小也如古樂府玉臺新咏皆六朝詞人纖豔之言類多體狀美人容貌之姝麗及言粧飾之華眉目唇口要支手指之類無一言稱纏足者如唐之杜牧之李白李商隱之輩作詩多言閨幃之事亦無及之者韓偓香奩集百咏歷子詩云六寸膚圓光緻緻唐尺短以今校之亦自小

也亦不言其弓惟道山新聞云李後主宮嬪窅娘纖麗善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飾以寳物細帶纓絡蓮中作品色瑞蓮令窅娘以帛繞脚令纖小屈上作新月狀素襪舞雲中囘旋有凌雲之態唐縞詩曰蓮中花更好雲裏月長新因窅娘作也由是人皆效之以丨丨為妙以此知扎脚自五代以來方為之如熙寧元豐以前人猶為者少近年則人人相效以不為者為恥也

靈蛇 伊世珍瑯嬛記甄后既入魏宮宮庭有一綠蛇口中恒有赤珠若梧子大不傷人每日后梳粧則盤結一髻形於后前后異之因效而為髻巧奪天工故后髻每日不同號為丨丨髻宮人擬之十不得一二也

玉香獨見 伊世珍瑯嬛記徐月英卧履皆以薄玉花為飾内散以龍腦諸香屑謂之丨丨丨丨鞋

流蘇 伊世珍瑯嬛記輕雲鬒髮甚長每梳頭立於榻上猶拂地已綰髻左右餘髮各粗一指結束作同心帶垂於兩肩以珠翠飾之謂之丨丨髻於是富家女子多以青

絲故其制神糕采蘭雜志膏神曰雁爍魚神曰天軼粉亦自可觀不糕神曰子占脂神曰與贅首飾神曰妙好衣服神曰厭多楊太眞糕束每件呼之人謂之||

蠱惑

婦言人事管子||||則賞罰不信食意管子主德不立則婦人能|其|喜宮管子公||而妬豎刁自刑而為公治內自媒管子||之女醜而不信桀愛女華管子女華者桀之所愛也湯事之以千金婦人為制晏子昔衛士東野之駕也公說之嬰子不說公曰不說遂不觀今殺王子羨之駕也公不說嬰子說公因說之為請公許之則是||||也悔泣莊子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匡牀食芻豢而後|其|也說情韓非

子曼理皓齒韓非子魏王遺荆王美人荆王甚丨丨而損精

劓美人悦之夫人鄭袖知王悦愛之也亦悦愛之甚於王衣服玩好擇其所欲為之王曰夫人知我愛新人也其悦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所以養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夫人知王之不以己為妬也因謂新人曰王甚悦愛子然惡子之鼻子見王常掩鼻則王常幸子矣於是新人從之每見王常掩鼻王謂夫人曰新人見寡人常掩鼻何也對曰不己知也王強問之對曰頃嘗言惡聞王臭王怒曰劓之夫人先誡御者曰王適有言必可從命御者因揄刀而丨丨丨

女戎國語夫有男戎必有丨丨若晉以男戎勝戎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其若之何

前魚戰國策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如是何不相告也對曰臣無敢不安也王曰然則何為涕出曰臣為臣之所得魚也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始得魚也臣甚喜後得又益大今臣直欲棄臣前之所得矣

今以臣之凶惡而得為王拂枕席今臣爵至人君走人於廷避人於途四海之内美人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褰裳而趨大王臣亦猶曩臣之｜所得｜也臣亦將棄矣臣安能無涕出乎魏王曰諾有是心也何不相告也於是布令於四境之内曰有敢言美人者族注幸姬也長孫左輔于武陵等詩用前魚皆以宮人言之

女口 漢書五行志齊桓好色聽｜｜以妾為妻適庶數更

晨婦 漢書外戚傳悲｜｜之作戒兮哀褒閻之為郵

淄蠹 後漢書后妃傳序孝章以下漸用色授恩隆好合遂忘｜｜注淄黑也蠹食木蟲以諭傾敗也

抵破書案 後漢書劉元傳更始韓夫人嗜酒每侍宴見常侍奏事輙怒曰帝方對我飲正用此時持事來乎起｜｜｜｜

善為妖態 後漢書梁冀傳壽色美而｜｜｜｜作愁眉啼妝墮馬髻折要步齲齒笑以為媚按壽冀妻孫壽

窈窕作態 後漢書曹世叔妻傳若夫動靜輕脫視聽陝輸

入則亂髮壞形出則｜｜｜｜說所不當
道觀所不當視此謂不能專心正色矣

竊盜奇香

晉書
賈充傳時西域有貢奇香一著人則經月不歇帝甚貴
之惟以賜充及大司馬陳騫其女密盜以遺壽充寮屬
與壽燕處聞其芬馥稱之於充按壽韓壽

置妃膝上共決

陳書張貴妃傳論
是時後主怠於政
事百司啓奏並因宦者蔡脫兒李善度進請後主｜張
貴｜於｜｜｜｜之李蔡所不能記者貴妃並為條疏
無所遺脫由是益
加寵異冠絕後庭

步步生蓮花

南史齊東昏侯紀鑿金
為蓮花以帖地令潘妃
行其上曰此｜
｜｜｜｜也

每欲見妓恒因稷請奏

南史柳世隆傳
惔度量寬博家
人未嘗見其喜愠甚重其婦頗成畏憚性愛音樂女妓
精麗畧不敢視僕射張稷與惔狎密而為惔妻賞敬稷
每詣惔必先相問夫人惔｜｜｜｜｜｜
｜｜其妻隔幔坐妓然後出按惔世隆次子

恩情即歇

病亦除差 南史劉瑱傳瑱妹為齊鄱陽王妃伉儷甚篤王為齊明帝所誅妃追傷遂成痼疾醫所不療有陳郡殷蒨善畫人面與真不別瑱令蒨畫王形像并圖王平日所寵姬共照鏡狀如欲偶寢瑱乃密使媼妳示妃妃視畫仍唾之因罵云故宜其早死於是———————

旁無姻妾 魏書長孫稚傳稚妻張氏生二子子彥子裕後與羅氏私通遂殺其夫棄張納羅羅年大稚十餘歲妒忌防限稚雅相愛敬————僮侍之中嫌疑致死者乃有數四

以手拊胷 北齊書王晞傳晞無子帝將賜之妾使小黃門就宅宣旨皇后相聞晞妻晞令妻荅妻終不言晞————而退帝聞之笑按北史作撩胷

續命 北史馮淑妃傳馮淑妃名小憐大穆后從婢也穆后愛衰以五月五日進之號曰——慧黠能彈琵琶工歌舞後主惑之坐則同席出則並馬願得生死一處

更殺一圍 北史馮淑妃傳周師之取平陽帝獵於三堆晉

州巫告急帝將還淑妃請｜｜｜｜帝從其言

粉鏡自玩 北史馮淑妃傳帝遂以淑妃奔還至洪洞戍淑妃方以｜｜｜｜後聲亂唱賊至於是復走

蕩情帷薄 舊唐書高宗紀虛襟似納於觸鱗下詔無殊於扇暍既｜｜｜｜於｜｜｜遂忽怠於基扃

引刀剪髮 舊唐書明皇楊貴妃傳天寶九載貴妃復忤旨送歸外第時吉溫與中貴人善溫入奏曰婦人智識不遠有忤聖情然貴妃久承恩顧何惜宮中一席之地使其就戮安忍取辱於外哉上即令中使張韜光賜御饌妃附韜光泣奏曰妾忤聖顏罪當萬死衣服之外皆聖恩所賜無可遺留然髮膚是父母所有乃｜｜｜｜一繚附獻明皇見之驚惋即使力士召還

回心院 唐書高宗廢后王氏傳初帝念后間行至囚所見門禁錮嚴進飲食竇中惻然傷之呼曰皇后良娣無恙乎今安在二人同辭曰妾等以罪棄為婢安得尊稱耶流涕嗚咽又曰陛下幸念疇日使妾死更生復見日月

乞署此為｜｜｜帝曰朕即有處置武后知之促詔
杖二人百剔其手足反接投釀甕中曰令二嫗骨醉

破舌

逸周書美男破
老美女｜｜

斲名苕華之玉

沈約竹書紀年注癸
命扁伐山民山民女
於桀二人曰琬曰琰后愛二人
女無子焉｜其｜於｜｜｜｜

桀媚末喜於膝上

郭憲洞冥
記帝好微行於長安城西夜見一螭遊於路董謁曰昔
｜｜｜｜｜｜以金簪貫玉螭腹為戲今螭腹餘金
簪穿痕得非此耶曰白龍魚
鱗網者食之帝曰試我也

東平歌

常璩華陽國志蜀
志武都有一丈夫
化為女子美而豔蓋山精也蜀王納為妃不習水土欲
去王必留之乃為｜｜之｜以樂之無幾物故蜀王哀
之乃遣五丁至武都擔土為妃作冢蓋地數畝高七丈
上有石鏡今成都北角武擔是也後王悲悼作臾邪歌
龍歸之曲其親埋作冢
者皆立方石以志其墓

忍冷

魏泰東軒筆錄宗子京多
內寵後庭曳羅綺者甚衆

嘗宴於錦江偶儆寒命取半臂諸婢各送一枚凡十餘枚皆至子京視之茫然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丨丨而歸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李　溥